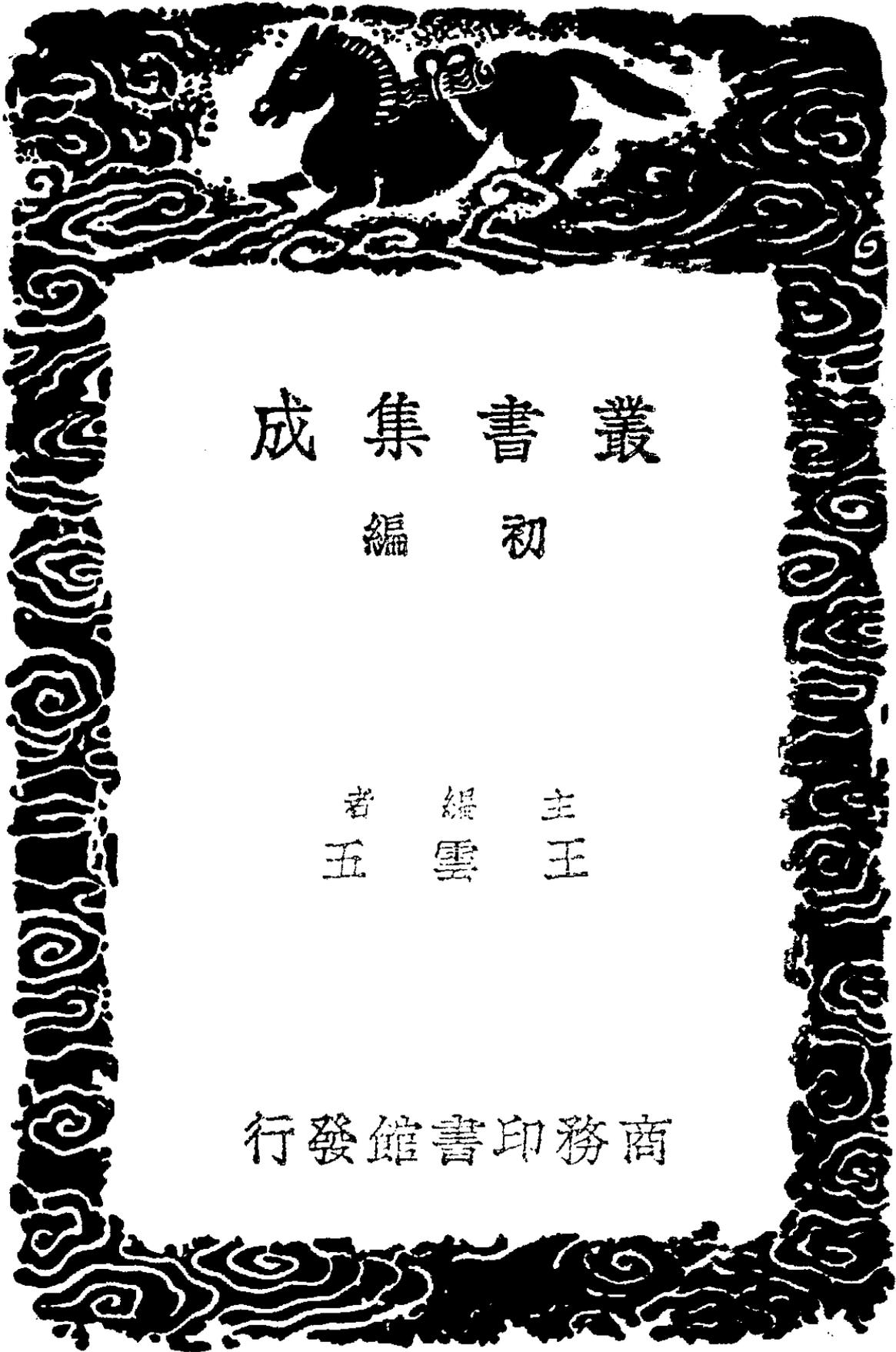


蘭蘭

亭亭

續

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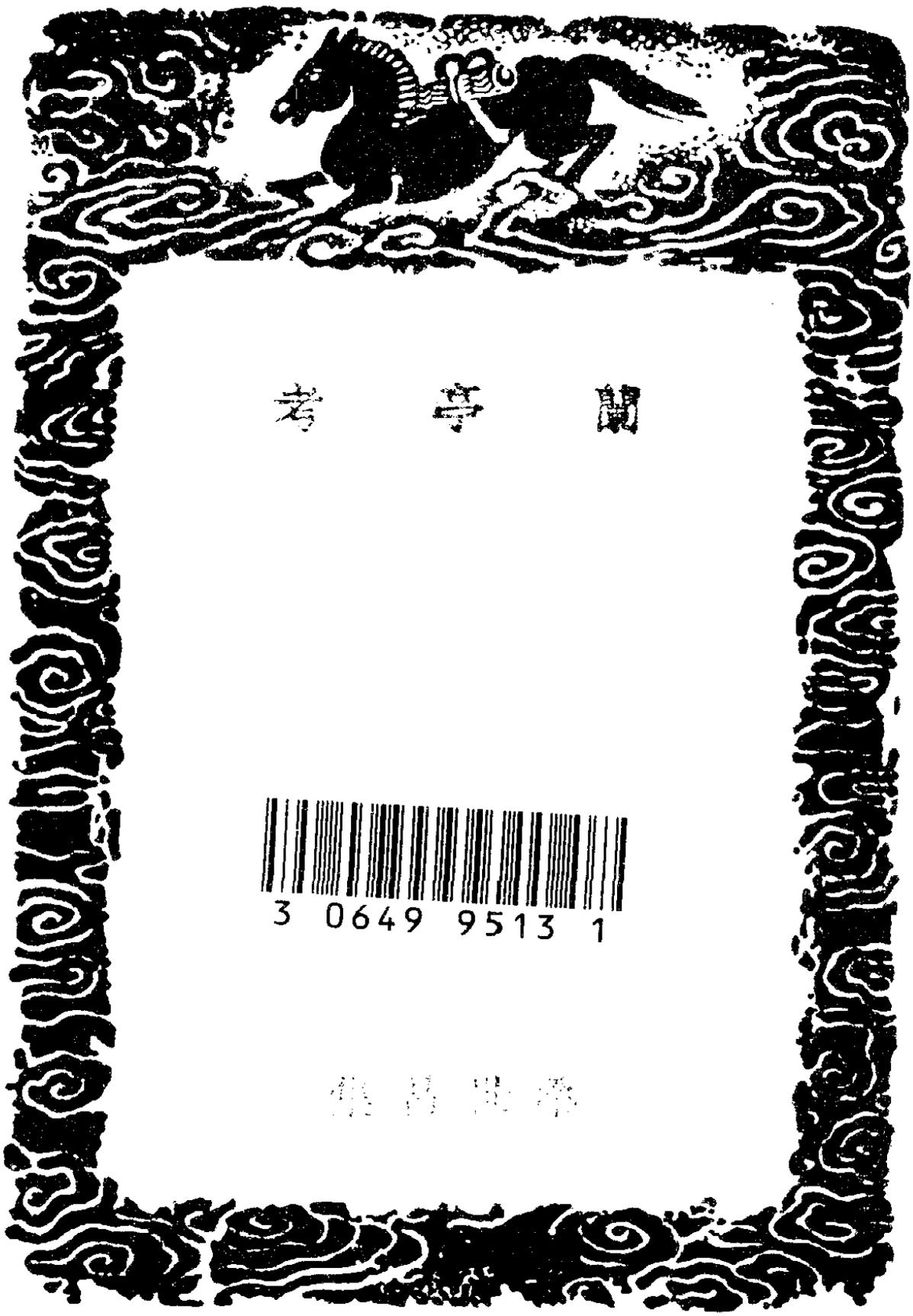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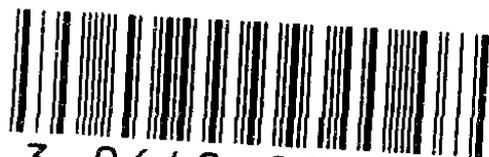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蘭 亭 考



3 0649 9513 1

集 詩 畫 卷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蘭亭考序

晚挈書結廬山陰茂林脩竹間。訪問王謝遺躅。但見壑巖深秀。雲物興蔚而已。得汪龍谿所藏脩禊大圖。表之屋壁。中山石中字。又在某硯閒。若與諸人接。一日澤卿攜此編見。越故事也。夫羲之召爲侍中。尙書不拜。擢後將軍。又不拜。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尙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閒。其識度字量。似非江左諸賢可及。天若佑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下。今論者知有此帖而已。然知此帖者。亦足以大雅風流。自任。況知之者無如澤卿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於茲有之。旣請序。名曰蘭亭考。

嘉定元年十二月望日。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大平興國宮高文虎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尤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漢魏吳諸史及子傳牒志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辭章皆出於正史之外。是曰注書之法。禊之爲帖風流太甚。自晉以來難乎下語。桑君盡交名公巨卿以及海內之士以充其見聞者固不一。然與予游從三十年見必及此。其有贊於帖考者尤爲不一。今茲浙東臺使齊公屬加彙正遂略用史法剪裁之。爲此書者無非風流大雅之事。又無非博古好事之人。若齊公獨拳拳於此者。是爲風流大雅博古好事之極矣。

嘉定十七年秋九月 日朝議大夫新除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高似孫謹書

蘭亭考目錄

第一卷

蘭亭

第二卷

睿賞

第三卷

紀原

第四卷

永字八法

第五卷

臨摹

第六卷

審定上

第七卷

審定下

第八卷

推評

第九卷

法習

第十卷

詠贊

第十一卷

傳刻

第十二卷

釋禊

末卷

羣公帖跋

蘭亭考卷一

蘭亭

宋 桑世昌



按通典曰、蘭亭山陰漢舊縣亭、王羲之曲水序於此、作唐郡國志曰、山陰有王逸少蘭亭、元
 蘭亭山在越州西南二十里、十道志曰、越州蘭亭、王逸少會處、越絕書、蘭亭在山陰越王種蘭處、
 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渚在縣南西二十五里、舊經云、山陰縣西有亭、王右軍
 所置、曲水賦詩作序於此、水經曰、浙江東與蘭谿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
 王羲之謝石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馬何無忌之臨郡也、起
 亭於山椒、極高盡眺、亭宇雖壞、基陛尙存。

蘭亭脩禊序

晉人謂之臨可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公云、脩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
 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
 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
 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
 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

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詩

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

代謝麟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乃攜齊契。散懷一丘。仰眺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靡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御府本及陸柬之本。作隣。又作新。篇首又多二句。

司徒謝安

一云琅琊王友。

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茫茫原疇。迴霄垂霧。凝泉散流。

相與欣嘉節。率爾同襄裳。薄雲羅物景。微風扇輕航。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司徒左西屬謝萬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脩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元萼吐潤。飛霧成陰。

元冥卷陰旆、勾芒舒陽旌。靈液披九區、光風扇鮮榮。碧林輝雜英、紅葩擢新莖。翔禽撫汗遠、騰鱗躍清泠。

左司馬孫綽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脩竹陰沼、旋瀨榮丘。穿池激湍、連汎觴舟。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臯。嬰羽吟脩竹、游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行參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尙想嘉客、希風永歎。

清響擬絲竹、班荆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朱顏舒。

前餘姚令孫統

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元同、競異標旨。平勃運謀、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

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迴沼激中達、疎竹閒脩桐。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峯。

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步穎詹。冥心真寄、千載同歸。

網緼柔風扇、熙怡和氣淳。駕言興時游、逍遙映通津。

王宿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嶺。今我斯遊、神怡心靜。

嘉會欣時游、豁爾暢心神、吟詠曲水瀨、淥波轉素鱗。

王彬之

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淥水揚波、載浮載沈。

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

王徽之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穎、疎松籠涯、游羽扇霄、鱗躍清池、歸日寄歎、心冥二奇。

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冲真、齊契箕山阿。

陳郡袁嶠之

人亦有言、意得則懽、嘉賓既臻、相與游盤、微音迭詠、馥焉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

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煥、一作渙激泉流芳醪、豁爾累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翫、古人詠舞雩、今也同

斯歎。

已上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

散騎常侍鄒曇

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游近郊。

前參軍王豐之

肆眚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茲幽峙。

前上虞令華茂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興載懷。

潁川庾友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元會。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散宇宙內、形浪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尙想味古人。

郡功曹魏滂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康、駕言映清瀾、粲粲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

郡五官佐謝擇

一作
經

縱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

潁川庾蘊

仰懷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因。

前中軍參軍孫嗣

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元風絕、千載挹遺芳。

行參軍曹茂之

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閒、尙想方外賓、超超有餘閒。

徐州西平曹華

漫錄云曹華平

願與達人游、解結遨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游無何鄉。

榮楊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寄有尙、宜尼遨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奇唱、今我歎斯游、愜情亦暫暢。

王元之

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蕭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

王蘊之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以捐、仰詠挹遺芳、怡神味重元。

王渙之

去來悠悠子、被褐良足欽、一作趁足循超迹脩、獨往、元契齊古今。

已上一十五人一篇成

侍郎謝瑰

鎮國大將軍掾、卞迪

行參軍事印、丘髦

王獻之

行將軍、羊模

參軍、劉密

府功曹、勞夷

前長岑令、華者

府主簿、任儼一作汪

任城、呂本

參軍、孔熾

山陰令、虞谷

府主簿、后綿一作

前餘姚令、謝滕

任城、呂系

彭城、曹禮一作禮、晉列傳有李

已上一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脩禳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纔十一人。成一

類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韻者爾。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止十六字爾。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辭於十六字哉。切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爾、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為愈。君溪黃徽詩話。

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停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成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復覺鵬鷗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日陳矣。感詩人之致興、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乾

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宏福寺沙門懷仁集寫。晉王右軍書。

按草堂賦詩、刻本有二。會稽者、內避本朝諱、多代以它字。又多闕損。殊失其旨。且先後次敘、與中山王子高寫本稍異。若後序與藝文類聚所載。詳略亦多不同。姑以集字本爲正。

蘭亭考卷二

睿賞

天章異聞附

大宗皇帝

御書前人詩、不到蘭亭千日餘。嘗思墨客五雲居。曾經數處看屏障、盡是王家小草書。

仁宗皇帝

至道二年、內侍高班、裴愈奏於蘭亭、傍置寺、賜額天章、書堂基上建樓、藏三聖御書。仁宗皇帝賜御篆寺額。按華鎮記云、山陰天章寺、卽逸少脩禊之地。有鵝墨池、引溪流相注。每朝廷有命、池墨必見。其將見、則池有浮沫、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澈。皇祐中三日連發。未幾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方勺泊宅編曰、蘭亭有逸少研池。朝廷每頒降、池水黑可染緇。太常卿沈紳記其事。

高宗皇帝

攬定武古本蘭亭敍、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胥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常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邁、往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又歎斯文見於世者、摹刻重複、失盡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意鈎鑿、別付碑板、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於地也。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宗室子晝紹興初在從列、宜取所藏定武本、遂摹刻禁中、高宗親御翰墨、即此跋也。

余自魏晉以來、至於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閒猶存於取捨、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翰墨志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和、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脩被禊、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它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它書最多、若干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它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上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予得其千文藏之。上

復古殿蘭亭贊紹興庚申

右軍筆法、變化無窮、禊亭遺墨、行書之宗。

奇蹤既泯、石刻亦工、臨倣者誰、鑑明於銅。

論學書、先寫正書、次行、次草、蘭亭樂毅論賜汝、先各寫五百本、然後寫草書。

右汪逵家藏高宗御書，前三字亦是宸翰，後用御書之寶。

王羲之樂毅論正書第一，天下珍之。梁世模出，字法奇古，全是帝後屬餘杭公主，主以帝所重，常加寶惜。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處處尋訪，累載方獲。此書留意運功，特盡神妙。

御書摹本一幅，塗改頗多，藏汪逵家。

早來鄭玕奏蘭亭後不見。

闕六字

黃庭堅譚稹語言，乃是庭堅作字畫，非今玕來奏，竝是稹書。方是。稹方是三字半存

御札一軸三紙，藏右司黃榮家。

思陵在御，臨賜不一。留守呂頤浩，越帥孫近，薌林、向子、鍾松、窗、錢端禮、米友仁、劉光世，皆刻於石。薌林、松窗所賜，俱是宸翰。

紹興七年三月，臣頤浩入覲于建康宮，既陛辭，皇帝遣中使賜以御書，晉王羲之蘭亭脩禊序。臣下拜捧觀，如凌玉霄，迥紫清，雲章奎畫，爛然絢目，而不知卷素之在手。陛下天縱多能，博通衆藝，翰墨之妙，前兼古人，顧如此書，雖下法羲之，而天資高邁，神意自得，直出其上，非若世人臨倣摹擬，拘於筆畫形似之間者也。臣伏思太宗皇帝宸翰之工，實逼二王，於時臣下名善書者，莫能望其髣髴，方繼承藝祖，卒其伐功，屢征不庭，時未遑暇，神武既定，文德誕敷，如字學一事，猶能獨擅天下，而傳美乎後，況於紀綱法度之垂裕者乎。今陛下乘中興之運，躬撫六師，志戡多難，期復大業，需時偃革，則還以人文化成天下，寶書傳美，又將貽萬世以紹我太宗之懿，蓋有待焉。臣老矣，念終無以仰裨聖志，尙庶幾及見大勳之集也。刊諸琬

琰切以爲志。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臨安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臣呂頤浩謹書。

呂頤浩謝賜御書蘭亭表

絳闕清都。甫違帝所。雲章奎畫。忽到人閒。被寵錫之非常。覺衰殘之有耀。中謝竊以隸文變古。書法爭新。魏氏以還。東晉擅搖毫之妙。鍾繇而降。右軍馳獨步之名。矧蘭亭脩禊之遊。非金谷望塵之俗。騁懷寄傲。存逸想於胸中。感事臨文。發奇姿於筆下。斯極當年之美。遂爲歷代之師。珍藏既出於雲門。傳刻僅留於朔塞。疲精莫近。絕軌難攀。恭惟皇帝陛下。好學性成。多能天縱。稍屬干戈之暇。不遺翰墨之娛。心摹手追。何勞取法。龍盤鳳翥。直與抗衡。實惟今古之無雙。豈止帝王之第一。臣少勤筆硯。晚際風雲。憂常在於邦家。老已捐於文字。誤膺上賜。還媿夙心。懷寶言歸。幸免登牀之誚。據鞍自失。但驚照乘之光。期傳祕於私門。但輸忠於永世。

憲聖慈烈皇后

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閒。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文。知爲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中興小錄、時紹興十五年秋七月丙寅。

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爲寫蘭亭。刻吳琚家。

孝宗皇帝

羲之書超詣衆妙、古今不可比倫。用意精微、落筆詳緩。一點一畫、無不皆有法度。揮毫縱心、不踰於規矩。既無過當、亦無不及。增之失於有餘、損之失於不足。作字有八面變態之妙。如蛟虬之奮騰、鸞鳳之翔舞。燦然溢紙、飛動眩目。亦猶仲尼之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覽此脩禊詩敍、無一筆羲之法、亦非唐賢所臨寫。全不成字。今復還卿、至可領也。選從臣所進本

紹興己未六月、思陵嘗臨禊序、賜劉光世。其子堯仁進之。孝宗親灑宸翰於后云。臣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富緝熙之學、寓之翰墨、俯臨王羲之修禊敍、妙入神品。劉光世當靖康之末、奉迎濟上、率先諸帥、敦詩閱禮。夙蒙恩遇、固宜被此寵章。其子堯仁、襍軸來上、捧觀再三。復書此以賜之。乾道改元季冬、臣謹書。

蘭亭考卷三

紀原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官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鄒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脩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逾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悉無同者。一云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千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所退筆、頭置大籠、中籠受石許、而五籠皆滿、凡三十年、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寫。所退筆、頭置大籠、中籠受石許、而五籠皆滿、凡三十年、俱捨家入道。分施浙東諸寺各一、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初落髮時、俱住曾禧嘉祥寺、所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寺即右軍舊居也。後欲便於拜掃、因移此寺。與右軍墳、及叔善已下塋城於山陰縣西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崇釋教、故榜寺為永欣焉。寺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存。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辯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書碁畫皆臻其妙。嘗於所寢伏梁上、鑿為閣檻、以貯蘭亭寶。重過於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訪摹真蹟備盡、唯蘭亭未獲。尋知在辯才處、凡三召之、恩賚優洽、方便善誘、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游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竟斬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

求見蘭亭、勞於夢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以計取之、庶幾必獲。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召翼。翼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又須得二王維帖三數通、上悉依給。翼遂微服至洛潭、隨商舶至越。黃衫寬衷、得山東書生之體。抵寺之夕、閱壁閒畫、過辯才所居。才適遙見、乃問曰：檀越何來？翼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攜鸞蓋種、歷寺縱觀。幸遂一見、語意投合。延室內、卽共圍碁撫琴、投壺握槊、閒及文史。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復形迹也。旣下榻、復設缸面酒。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餘、分韻賦詩。才探得來字、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燃灰。翼得招字云：解后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良苦業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翌旦、乃去。才云：檀越閒卽更來。翼繼乃載酒赴之。相與酬唱者數四。一日、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嗟賞不已。因談及翰墨。翼曰：家世皆習二王楷法、自幼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才欣然謂曰：詰旦可攜來。翼如期而往、出其帖示之。才熟視、且曰：是則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蘭亭真墨蹟、頗亦殊常。翼曰：數經亂離、真蹟豈復在。必是響榻者耳。才曰：先師圓寂之際、手手付受、端有源緒。那得參差。次日、乃於梁檻內出以示翼。翼故駭。瑕指類曰：果響榻書也。紛競不已。自爾更不復藏。并翼諸帖、竝留几格閒。才時年餘八秩、日於窗下臨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密、與其徒略無疑閒。未幾、辯才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

謂其徒曰，偶遺帛子在案，童子即爲開門，翼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徑赴永安驛，告驛長凌勣曰，我
 迺御史奉命來此，有墨敕可報汝都督，時都督齊善行，即齊建德之妹，在尚夏右僕射，以用吾曾祖廬江節
公，及隨黃門侍郎裴矩之策，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
仕，遙授上相國金印
綬，封宜縣公。於是善行聞之，馳來拜謁，翼因宣示上命，具告所由，善行走介召辯才，才遽見，追不知
 所措，繼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迺房中蕭生也，翼報被命遣取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
 才，聞語，哽絕倒，良久始甦，翼即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
 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碼碯碗一，竝實以珠，內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第宅各一區，太宗
 初怒老僧祕恠，俄以其老，不忍加刑，數月，一作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辯才不以入己，
 迺造浮圖，極其精麗，至今猶存，才因驚悸成疾，歲餘迺卒，一云才因驚悸患重，不能強太宗命供奉楊書人
 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帝不豫，幸玉華宮
 含風殿，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也，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
 命曰，吾欲將所得蘭亭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榻本，尙直錢數萬也，人
本亦漸稀少，代代寶之，吾爲左千牛將軍，隨漢適越，汎巨海，登會稽，探禹
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
太尉之後，六代祖全期爲桓元所害，子孫避難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即吾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
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瑤之族，長安三年，素年已九十二，視聽不衰，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於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日，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藝術，迹逾筆聖，偏
 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筠，一作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承訪所得委曲，一云，至都城緣

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捧日曜門。宣敕內出絹三十匹。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全。光駭閭里。僕跼天聞命。伏枕懷欣。殊私忽臨。沈疴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朝議郎行職方員外郎上柱國何延之記。彥遠家有馮承素蘭亭。元和十三年。詔取書畫入內。今有馮承素樂毅論在。並有太宗手帖其後。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閱法書要錄。見其文繁瑣。戲爲刪潤。伯思刪本。今不復見。從太平廣記稍加去取。仍不欲棄其舊。各就箋其下。庶兩存之。世昌書。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爲僧所得。至大建中。獻於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智果從帝借楊。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言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楊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也。乃遣問辯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楊十本。以賜近臣。太宗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乃先帝所重。本不可留。遂祕於昭陵。劉餗傳記。

太宗正觀中。搜訪王右軍真蹟。出御府金帛爲購賞。由是人閒古本。紛然畢進。其草迹。又令褚河南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後。蘭亭一本。相傳云。將入昭陵元宮。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楊寫。樂毅論。因此遂失所在。

韋述集
賢記

褚遂良撰晉右軍王羲之書目。內行書五十八卷。共二百六十帖。以蘭亭敘爲第一。後跋云。正書行書。自正觀八年。河南公褚遂良於禁中西堂臨寫之際。錄出。唐初有史曰。寶錄。此之標目。蓋其類也。唐張彥遠法書要錄。

何延之蘭亭記云。王逸少永和九年。蘭亭脩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訪別體。就中之字最多。又尙書故事云。唐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內行書有五十八卷。褚遂良以蘭亭爲第一。太宗寶惜者。獨此書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周越法書苑

武德四年。秦王俾歐陽詢詐求得之。遂入秦府。麻道嵩楊二本。一與辯才。一王自收。嘗留肘腋閒。後從褚遂良請殉葬昭陵。南部新書

世昌嘗於范覺民丞相家。見五字不損本。奇甚。後有雪溪跋。首載此條頗詳。南部新書云。蘭亭帖。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僧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楊兩本。一送辯才。一秦王自收。嵩私楊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去肘腋。及卽位後。學愈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天下所見。但撫本耳。餘與推評門所述同。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已下。僅千軸。獨蘭亭文。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換。遂流落人閒。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爲軍人所劫奪。取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故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有云。蘭亭繭紙入昭陵。世無復見。猶龍騰。東坡全篇見後

右軍禊飲敘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藏在祕府。士大夫閒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蹟，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本，蓋彷彿存古人筆意耳。山谷

正觀末，太宗一日附語高宗，吾欲就爾求一物可乎。高宗跣足俯伏從之。對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國家天下，陛下所賜。此外更欲問臣求何物。太宗曰：吾千秋萬歲後，欲將蘭亭如何。高宗再拜哽噎而已。至昭陵作治，以玉匣內之元堂。其後昭陵累經開發，蘭亭復出人閒。元豐末，有人自兩浙與織女支機石同齎入京師。至太康縣，值裕陵奉諱，不獲上之。質錢於民間而去。今不復聞存沒。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其圓可方二寸，不圓微宛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太宗在唐不世主也。一書之微，生以計取，死以愛求，生猶可玩適，死將何爲哉。與夫富民多藏厚葬者，無以異也。張舜民畫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鄒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禊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仿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爲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俗姓袁，梁司空昂之元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榻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洊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

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爲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爲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所榻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秦觀此跋乃刪取何延之記中語。

此文自唐明皇得真蹟，刻之學士院，人間不復見。朱梁篡竊，箠置汴都，耶律德光破石晉，此刻渡河，帝羈既歸，與輜重棄之，殺虎林，後置之州治，遂曰定本。碧岫野人趙恒仲古跋，明當作文，恐誤也。

宣和中，詔宣定武衛校舊人，問蘭亭石，對曰：慶歷中，宋祁帥鎮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於妓家，樂營將何水清者，得以獻祁，祁祕藏，不妄與人，留於公庫，因謂之定本。後河東薛珣來帥，其子紹彭別刻留郡，易之以行。今在長安帥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爲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撫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字差大，有寫法亦不可廢。先君通籍祕殿，詳聞此說，不可不廣。近康輿之云，與石俱載以北，又宋定國嘗從使金，云在所謂中京者，因併記之。榮芑

定武蘭亭序石刻，世稱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詢訪故老，以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交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視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石本示公。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迺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

時宋景文守定，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者，留之中山。易古刻攜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中，聞不復見矣。卷浩書室書

右何蘧子楚所著春渚紀聞，其真槩見存汪氏家。余近以其所傳，因攷康與之跋，續氏所藏及沈虞卿題游氏本，皆采紀聞中語，獨此跋爲詳。但其文互有去取，姑從而竄定云。世昌書。

李文和遵勉，其家書畫最富，有懷仁真蹟、集右軍聖教序、貞觀蘭亭詩序、山陰帖、樂毅論，皆冠世之寶。李氏遺事

支仲元鳳翔人，工畫人物，有老子誠徐甲、蕭翼賺蘭亭、商山四皓等圖傳於世。

右圖寫人物一軸，凡五輩。唐右丞相閻立本筆。一書生狀者，唐太宗朝西臺御史蕭翼也。一老僧狀者，智永嫡孫會稽比丘辯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辯才寶藏其祖智永所蓄右將軍王羲之蘭亭脩禊敘真蹟，遣蕭翼出使求之。翼至會稽，不與州郡通，變姓名，易士服，徑詣辯才。朝暮還往，情意習洽。一日因論右軍筆蹟，悉以所攜御府諸帖示辯才，相與反復折難，真贋優劣以激發之。辯才迺云：老僧有永禪師所寶右軍蘭亭真蹟，非此可擬。藏之梁閒，不使人知。與君相好，因以相示。翼既見之，卽出太宗詔札，以字軸真懷裏，閻立本所圖，蓋狀此一段事蹟。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張不呿，有矢志之態。執事二人，其嘯氣止沸者，其狀如生，非善寫貌馳譽丹青者不能辦此。上有三印，其一內合同印，其一大章漫滅難辨，皆印以朱。其一集賢院圖書印，印以墨。朱久則渝，以故唐人閒以墨印，如王涯小章、李德裕贊皇印以墨。

此圖江南庫所藏簪頂古玉軸猶是故物。太宗皇帝初定江南，以兵部外郎楊克下一字犯濮安懿王諱知昇州時，江南內府物封識如故，克不敢啓封，具以聞。太宗悉以賜之。此圖居第一品，克蔡人寶此物，傳五世，以歸其子塔周氏，傳再世，其孫穀藏之甚祕。梁師成請以禮部度牒易之，不與。後經擾攘，穀將遠適，以與其同郡人謝伋，伋至建康，爲郡守趙明誠所借，因不歸。紹興元年七月望，有攜此軸貨於錢塘者，郡人吳說得之。後見謝伋言，舊有大牙籤，後主親題刻其上云：上品畫蕭翼籤，今不存。此畫宜歸御府，而久落人閒，疑非所常寶有者。說記。吳傳朋跋

呂文靖家有蕭翼說蘭亭故事橫卷，青錦襪飾碾玉軸頭，江南舊物。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蔡條爲孫氏本立傳，該述備矣。然自唐以上，互見於諸跋中者，茲不重出。姑刪取國初著說者具載之。云：僞吳時遣內客省使高弼聘於蜀，弼因獻孟氏世子以石本蘭亭序。此本後亦不復見，世所流玩，每各不同。一本患肥，肥則神癡，乃褚庭誨所臨。一本患瘦，瘦則韻弱，乃洛陽鄆地所得。其餘數本，是又在二本之外，而愈粗矣。今天下其可取者，以吾所聞獨有三焉：其一，褚河南所臨，在蘇才翁家，先入尙方，字勢亦與石不諧。其二，硬黃本，乃諸葛所臨，在鄧右轄洵仁家，然藏之祕閣，迄不得一見，或謂亦患肥。蓋古之人臨書，咸自存其體，多不徇其步武爲尙故也。其三，則定武本者，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自晉至錢氏末，天下旣大一統，而定武在富民之家，好事者厚以金幣，從會稽取之，而藏於家，未知在熙陵時歟。在定陵時歟。世罔得其始末，及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閒。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

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元豐後，薛尚書向來定，遂取其石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初，裕陵方向文博雅，詔索諸尚方，則無有。或謂此石亦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今薛氏石又不知在亡，世猶有墨本且傳焉。況兵火之厄，則雖墨本，當亦無幾。噫，可傷也已。吾居夷者久，將恐懼之不暇，蓋於此夢想所不及。紹興丁巳冬閏月，忽得定武古石墨本於青社人宋氏子槃。蓋傳於其父博田，令端夫、端夫得之於汝陽鍾離閔，閔授之於孫氏子中甫。中甫者，次公侍郎之子也。其書傳授次第甚明，因感歎之餘，且懼後生不克知其源派也，迺爲之傳而并藏之。

按劉餗傳記與何延年之不同，何謂王氏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付弟子辯才。劉謂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永所得，太建中獻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王卽煬帝，帝不知寶，僧智果借榻，因不還，果死，弟子辯才得之。何謂太宗使蕭翼詭取，劉謂太宗見楊書驚喜，使歐陽詢求得之。據何說，太宗得蘭亭在卽位後。劉謂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何謂太宗末年從高宗乞蘭亭從葬。劉謂高宗從褚遂良之請，何謂辯才之師智永，如劉所言，卽智果矣。前輩謂行閒僧字爲徐僧權書縫，吳傳朋家古石本，僧字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如此則劉說似可信。然考梁武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爲不及蘭亭。此真蹟之異同也。姜夔

集古系時錄第三卷內云：蘭亭脩禊序，王右軍書有五本，薛家本爲真，定武本次之，長安本又次之。餘二本不載

右軍祠堂碑有云。公之生也。踐得二之機。膺五百之慶。骨鯁清貴。鑑裁端凝。夷簡澹雅。魁梧頽放。性敖如也。深爲伯父大將軍敦。丞相導之所器重。學總墳索。藝苞流略。書窮八體。才瞻五能。至若垂露崩雲。芝英薤葉。鸞迴鵠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挺拔終古。輝映來今者乎。我太宗萬機之暇。宏覽典墳。得之右軍。欣然師範。親製讚論。有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右軍乎。心摹手追。此人而已。斯乃萬世之榮觀也。又云。旣而金行不競。小人道長。興言慷慨。峻誓墳塋。隨時卷舒。關國隆替。窮述名山。徧歷滄海。捐龜組。褫龍車。煉金膏。屑瓊蕊。潛曲水。茂蘭亭。於是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許邁之儔。若非闕一字。首謝時。卽是文章冠代。何嘗不攀勝慕德。夕處朝游。公自爲之序。以申其志也。唐王師範

兒時從祖祕監君官定武。見蘭亭古刻在州治東園射圃之東。葵亭西壁。刻治甚妙。第五行帶字右字。第八行天字。筆畫已闕壞。石青色。大觀己丑。下第京師。頗無聊賴。適王彥昭侍郎出帥定武。相與攜持而去。復求此石。與舊所見無異。移置書室中。護持甚謹。但白石非青石。而葵亭迷所在矣。此本出篆隸董氏云。淳化閒。其祖君官定武時。模打。非特三字俱無恙。而筆意具在。如以爲字。俯仰字。取諸字。毫忽轉摺。皆他本所無。十襲緘封。凡三百本。又出其官定武閒告身以表之。而一本取錢二百。余驚而愛之。於三百本中。拔取其尤。得三本。皆錦襪而玉軸之。庶幾乎發揮之矣。東平畢少董紹興甲午正月丙午。

蘭亭考卷四

永字八法

未有蘭亭。此法已具。祕於傳授者不一。今蘭亭首備此法。但側微變。要亦有自云。

努、啄、磔、側、趯、勒、策、掠、

側勢一

法書苑曰、側不可平其筆。當側筆就左爲之。

口訣云、先左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緊則乘機頓挫借勢出之。疾則失中。過又成俗。

李陽冰筆訣曰、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此永字頭一點是也。

臨池要訣曰、永字當側筆就左爲之。先左揭其腕。次輕蹲其鋒。不峻則體勢鈍。鈍則芒角隱而神格滅。

禁經曰、點如利鑽鏤金。

右軍曰、作點之法、皆須落如大石當衢。

勒勢二

筆訣曰、勒者卽是永字第二筆橫畫之法。築鋒而策仰筆而後收。準此用筆形勢自彰矣。

努勢三

口訣曰、凡傍卷微曲。疊筆累走而進之。直則衆勢失力。滯則神氣怯散。夫努須側鋒。顧右潛趯。輕挫其揭。

筆訣曰、努者卽是永字第三筆爲努筆之法。豎筆而徐行。近左引勢。一本無近左引勢四字。勢不欲直。直則無力矣。臨池云、不宜直書。直則無力。立勢左偃而下。狀若致刀折骨。徐行適左而引勢。或不用之。宜不作趨。蔡氏口傳曰、頓筆先縮鋒驟努。今頓下衄之。其垂露懸針卽衄之餘勢也。

趨勢四

口訣曰、傍鋒輕揭借勢之不勁。筆不挫則意不深。趨與挑一也。鋒貴於澀。出適期於倒收。所謂欲挑一也。鋒貴於澀。出適期於倒收。所謂欲挑而還置也。

筆訣曰、卽是努筆下殺筆趨起是也。法須挫衄。一云其法早回。轉筆出鋒。佇思消息之。則神先。一作蹤不墜矣。

策勢五

口訣曰、仰筆潛鋒以鱗勒之法。揭腕趨。一作趨勢於右。潛鋒之要在盡勢。暗捷歸於右也。夫策筆仰鋒豎趨。微勁借勢。峻顧於掠也。

筆訣曰、策者卽永字第五筆。其法始築筆而仰策。徐轉筆而成形。依形以獲妙。則迴爾而超羣也。

掠勢六

口訣曰、撇過謂之掠。借於策勢以輕駐鋒。右揭其腕。加以迅出。勢旋於左。法在澀而勁。意欲暢而婉。遲留則傷於緩滯。庶疾之旁。永木左出皆是也。夫側鋒左出謂之掠。

筆訣曰、掠者卽永字第六。從策筆下左出而鋒利。下不墜則自然佳。臨池訣曰、右揭其腕。借勢於策。欲輕

駐其鋒。微曲其勢。意須暢而不欲凝滯。不掠則不美麗也。

啄勢七

口訣曰。左向之勢。須盡爲啄。按筆蹲鋒。潛蹙於右。借勢收鋒。迅直旋右。須精峻。衄出。去其緩滯。白鳥字頭。斜皆是也。夫筆鋒及紙爲啄。在潛勁而啄之。

筆訣曰。啄者卽是永字第七筆。其法則側筆而速進。勁硬若鐵石而不墜。於斯爲妙矣。

磔勢八

口訣曰。右送之波。皆名磔。右揭其腕。逐勢緊蹙。傍筆迅磔。盡勢輕揭。潛以暗收。在勁迅得之。夫磔法筆鋒。須蹙勢欲峻而澀。得勢而輕揭。暗收存勢。候其勢盡磔之。

筆訣曰。磔者卽是永字第八筆。其法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使下徐行。勢足。以磔開其筆。或藏鋒出鋒。由心。重鋒。緩則其質肥。宜以峻澀而適勁。徐行。勢足而後磔之。藏鋒出鋒。豈固必也。翰林密論平磔法。

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米芾書史。

高宗翰墨志曰。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踰本體。隸之餘風矣。

翰林禁經曰。八法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發其旨趣。授於虞祕。監世南。自茲傳授彰厥存焉。李陽冰曰。昔逸少工書。遂歷多載。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

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又筆訣云。八法是翰墨之良規。習書之流。無或輒廢。法書苑蔡氏傳授凡十二訣。永字第五。側勒努趨策掠啄磔。先賢口授不形紙墨。張旭唯傳永自後宏。一切字法無不該矣。

密論書訣曰。寸不過分。撒不愈策。鉤肩足斂。卷首足開。東含西涌。左短右脩。宜頭開展。卷口張機。逸少永字。學者易窺。

黃伯思論書曰。昔人運筆。側掠努趨。皆有成規。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尙未知歷筆處。徒規規強效古人。縱成若印刻字耳。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尤姿媚可愛。時人狀其書。以爲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爲非是。此山谷題徐浩碑後書。季海題經後。則又曰。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山谷

傳授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授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外生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授歐陽詢。歐陽詢授陸柬之。柬之授姪彥遠。彥遠授張旭。旭授李陽冰。陽冰授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等。凡二十三

蘭亭考卷五

臨摹

唐太宗於右軍書獨留睿賞。正觀初，下詔求詢殆盡。蘭亭樂毅尤所寶重。令湯普徹等榻賜梁公房元齡已下八人。普徹竊出在外傳之。及晏駕，入元宮。蘭亭榻本人閒往往有之。多非好蹟。天禧中，相國僧元霽曾進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文皇署敕，字傍勒僧權二字。體法既臻，鐫刻尤工。元霽工寫貌，善狀人情態。至於煎調染寫，亦出天性。時莫有繼者。今太祖太宗御容，即其筆也。

參政蘇易簡家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蓋名手傳榻也。隋智永亦臨寫刻石，閒以章草，雖功用不倫，粗髣髴其勢，本亦稀絕。

唐陸柬之臨寫蘭亭五詩，後有二行云：吾所瞰日去，不復解此意。想足下明必顧之遲遲，羲之頓首。

司議蘭亭此帖尤麗，結裹圓轉，趣媚不窮。復題司議蘭亭帖一行，後有跋云：天復二年九月三日，盧家阿姑遺。其月念九日夜記。年十五。

唐陸元方傳伯父柬之善書，官太子司議郎。太宗時人所謂歐虞褚陸者，昨日觀蘭亭詩，固知是柬之書。已嘗言之矣。後題司議益不疑也。此世無有，請寶之。敏求上文玉家藏此帖云：陸柬之書，次道能筆法，僕信然。如帖尾羲之字，恐是一手臨書爾。仲冬九日雪中過文玉，陳繹和叔題。元豐七年二月初七日，俞書省題。 觀蘭亭五言，江左風

流蕭然在目。筆跡古雅亦近二王。然少雜奇嶮。豈陸君所摹耶。博陵用吉得之。盧家阿姑。非大姓故家莫能有此也。元豐八年二月十二日。眉陽蘇軾書。是年十一月十八日。轍過泗州嘗觀。

陸柬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柬之書。蘭亭用綠麻紙。押尾署陸司議書。雖外露毛骨。而雅有風氣。東之吳郡人。官至太子司議郎。虞世商之甥。張懷瓘云。少師世南臨寫所合。亦猶張翼抄羲之之表奏。蔡邕為平子之後身。

魏正始中。務談元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元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脩禊諸賢詩體正爾。然皆寄尙蕭遠。軼迹塵外。使人懷者可存。見晉人一帖云。三月詩文既佳。興趣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詩也。是時與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於右軍樾堂。黃伯思跋

唐人書蘭亭詩後。

劉秦妹善臨蘭亭。及安西帖。奪真亦唐翰林書人。並法書苑。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比之遺教經。則有閒矣。東坡跋官本。法帖。

蠟本雙鉤之法。世皆不傳。惟唐翰林院所摹帖中用之。此蘭亭蓋當時楊賜侍臣者。卷首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又有一時官吏署銜名。其詳審如此。決不失真矣。嘉祐元年正月望。莆田蔡襄題。唐楊賜本。

曲水序。世謂之蘭亭。嘗觀楊本祕閣一本。蘇才翁周越一本。此外無繼者。晚於王公和處得石本。絕有意

思先臨一本爲馮當世持去。吾眼日益昏，不可多得也。嘉祐癸卯五月二十八日，臨本與諫奴。照楊本。

按此本前有書縫人名三。異句章令滿齋僧。後有批云：乾符元年三月，延資庫使內侍省都知臣裴紹承詔出

晉王羲之蘭亭宣示，仍模蠟本，以賜在譙人各一紙。翰林待詔王孝宗諱言點檢入內，內侍省茶藥待

詔臣鄧元批，上局官檢校，金紫光祿大夫兼右散騎常侍兼管勾文字臣爰源宣行，翰林待詔管勾

延資書畫曬眼標匠官賜緋魚袋臣朝議郎試監察御史檢校吏部郎中翰林書詔臣元欽等上。乾自

符至各一紙，行草，與都待詔名銜，字甚大小一同，當是其筆也。但此本雖有骨力，而殊失體製，豈一時取於分賜，然亦不應如許疎也。昔周越謂楊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好蹟，蓋此類也。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局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以來，惟

顏魯公楊少師得蘭亭用筆意。山谷題范氏摹本。

王右軍禊事詩序，爲古今行正之祖。當時逸少自珍此書，故作或肥或瘦不同，要其書法異爾。今之書或

喜肥疾瘦，殆不知而作也。予近於今之李翹叟家，得硬黃臨文賦一卷，筆意清潤，是歐虞褚陸輩臨右軍

書，使善工者入石，可與蘭亭竝行。但世人未深知爾。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庚申，荆江亭書。是日江水漲數

尺。山谷跋周紹憲本。

蘭亭敍草，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樞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

之以心會其妙處爾。竝山谷。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贊見後門。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

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鑒焉。余與蘇洵才翁子友善。以王維霧景六幅。李王翎毛一軸。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毫髮備盡。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楊賜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蹟一等。非知書者未易到也。後見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其族人所摹是第二。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二本在滕中處。是歸余家本。

本朝參知政事蘇太簡所藏丙寅歲得于集賢國老孫祕閣子美子志東。志東好事。與予家通書畫。上著邳公之後蘇氏字印。太簡被太宗遇。使第諸國簿收書畫爲三等。賜予甚多。公卿之家無出其右。此其尤著名者。紹聖中重裝。翰林蔡元長旣跋。印以今翰林印。副車王晉卿翦下元長所跋著他書。軸乃見還。其上故印存焉。元符之元漣漪瑞墨堂題。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尙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面。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此本。遇好事者求。卽與一本。再不可得也。世謂之三米蘭亭。

盱眙南山杜寶臣字器之。父爲令。祖皆爲郎。家世傳此唐刻本蘭亭。余與二子五日模視善。工十日刻。世謂三米蘭亭出於此也。杜欲百本。而以此見歸。乃好事欲廣其真爾。壬午五月。西山寶晉齋手裝。是歲旣

得上皇山洞天一品食甘露降林木竹石歲也。

汪氏所藏三米本有跋云。泗南山杜器之祖收唐刻本蘭亭敘。與家藏蘇太簡中令所收正觀模賜王公本一同。建中靖國元年淮山樓以杜本刻以貽有識。米芾樂毅論正書第一。此固行書第一。定本懷仁模思差拙。此本轉摺精彩。殆王承規櫪也。米尹仁書。

此書在世八百年。定本傳世四百年而亡。後世之傳實在此本。米尹知記。二尹後改作友。

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王文惠孫居高郵。收遂良黃絹上臨蘭亭。許以五十千質之。余方襄大事。爲沈存中借去。拊髀驚曰。書不復歸矣。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因不復言。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歎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資其行。亦不復取。

泗南山杜寶臣字器之。祖兩世爲郎。父爲令。家傳唐模印本。與購於蘇太簡家貞觀名手雙勾本。微有出入。吾行年六十。閱書一世。未之見也。父子三人逐字櫪於第一軒。命工十日刻成。世謂三米蘭亭。此其祖也。丹陽郡甘露降吾家西山書院梧桐之歲。崇寧壬午五月十七日。寶晉齋致爽手製。襄陽米芾元章祕玩。御府帖。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黃素兩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果徐僧權書縫也。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峇峇奇峯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

爽爽孤鶩、類逸羣之鶴、蕙若振和風之麗、一作霧露擢秋幹之鮮、蕭蕭雲慶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

奏萬舞、鵷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玉也、至於永和字全、呈其雅韻、九觴字備、

著於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蓋彰其楷則、若夫臨做莫推於魏薛、賞別不聞於歐虞、信百代之秀規、

一時之清鑑也、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晁美叔齋、舫云借自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璫四

月念二日寶晉齋舫手裝、詳見審定門

遂良摹本逸少神寓之跡也、唐文皇帝甘心學之、贊曰煙飛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邪而反

直、頗爲能狀之、此永和九年書也、十二年爲山陰道士寫黃庭經、又作意移入楷法、故於點曳裁成之妙、

亦爲正書之冠、唐之學者心慕手追、輔成已能流而爲歐虞褚薛、故後人但見定武石刻爲工、今遇此本

方真元、乃褚河南親摹以傳、頓覺定本尙類唐臨、去此絕遠、何則柔閒蕭散而神韻獨高、華巧天就、如運

斤成風而中桑林之舞、乃知妙絕千古者、不在點畫畦畛間、而風流天韻、非力學所可到、捨此本、曷能見

之、紹聖丙子、李公麟伯時書、

貞觀中得蘭亭、上命供奉楊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榻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

時能書如歐、虞、褚、陸、輩、人皆臨榻相尙、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爲佳、似

是鐫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

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贋、若諦觀鐫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姑溪李之儀跋薛氏本

唐粉蠟紙雙鉤欄亭燕集敍本在蘇轍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真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楊賜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校理者購於蜀僧元靄芾與轍友善每過從必一出遂親爲背飾又蘭亭模本正議大夫張犯光宗諱跋蘇轍云此與吾家所收同寶章待訪集

唐太宗得蘭亭命馮承素諸葛正之流雙鉤模賜左右大臣昨見一本於蘇國老家後有褚遂良檢校字世傳石刻諸好事家極多悉以定本爲冠此蓋是也友仁書

一本墨蹟後題賜元嘉昇僧權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右跋有四一云太宗所賜韓王楊本蘭亭禊敍當時詔楊書人趙模韓道政等各楊數本皆有少異至有筆法全不類者唯其間一本無異真蹟迺敕侍臣所臨擇諸王之賢者賜之其珍祕如此觀此筆力遒勁非楊書人可到以韓王之文藝超絕出一時名流之右圖書珍玩甲於天下若非褚魏陶虞所書亦必不錫予之也真蹟人閒不復見此爲最善本謹當十襲藏之耳開元丁巳朝議郎守祕書監兼校定四部圖書臣崔液恭題其二云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於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儻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此歷代寶之爲訓所以躄高千古柔兆執徐暮春之初清輝西閣因觀脩禊敍爲張洎評此其三云江南後主書故吏鉉識其四云右

唐文皇賜本蘭亭。先光祿祕藏。於今逾百歲矣。本得之於薛氏書府。紹興庚申七夕。重加裝褫。潁川史應物純夫題。已上係四明李元泊少斐所藏墨蹟蘭亭衆跋。唐文皇賜韓王有崔潤甫之題。爲可攷。若李重光撥鐙書。斷然

無能效之者。爲眞筆何疑。朱徐開皇之記。則已見少斐之辨。開元正觀未遠。潤甫又職校定四部圖書。以爲最善本。辨才之本。旣殉昭陵。今世以定武本爲第一。又出歐陽率更所臨。石本自應在墨蹟之下。則知此本信爲冠絕。蓋希代之寶也。然考之新舊唐史。崔湜弟液。滌。及從兄洸。竝有文翰。居清要。液至殿中侍御史。液弟滌。明皇用爲祕書監。出入禁中。後賜名澄。如此則液爲湜之親弟。而爲祕書監者滌也。又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仁師。相太宗高宗。次子擢之子。液。吏部員外郎。第四子挹之子。湜。相中宗。湜之弟。滌。祕書監。如此則液爲湜之從弟。又不爲祕書監。傳之與表。已自不同。而液之親筆乃爾。以是知作史與考古之難也。因併述之。仍賦長句以副少斐好古之意。樓鑰跋李氏所藏墨蹟。

李少斐於四跋之後。各引前輩已訂正。參爲之說者。不復重出。若自天監中。朱异徐僧權署名其上。又有開皇之號。以爲梁隋以來歷代所寶。藏在祕府。以賜元嘉三字爲文皇親筆。崔祕監別用白綾小幅書其所跋。後主與張洎評書於清輝閣。觀脩禊敍。用撥鐙法。徐鉉被命。得以故吏識名於其後。且引金坡遺事。謂翰苑所藏江南圖畫五十軸。至景德中。止存雨村牧牛圖等三軸。此軸當於是時散落人間。故史應物謂其家藏已百餘歲。初蓋得於薛氏。自是一傳而歸奉使高公直閣家。六十餘載。再傳而歸一權貴之室。三傳而歸少斐。凡此皆所當紀。若崔祕監出處。史氏失於考究。則已見攻

魏樓公之跋 世昌書

臨川寓居勾幼安之父。酷好石刻。嘗樵一本云。寶應寺乃顏魯公故宅。殿後有謝靈運翻經臺。臺頽毀於基土中。得蘭亭石刻一段。勾公得而寶藏之。魯公臨摹。蓋有自矣。樵隱夜話

司業汪氏所藏唐人臨本有四。其一絹素本。蘇太簡璠字韻詩真蹟。繫銜其後云。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某於玉堂北軒題。繼而跋者皆一時聞人。京兆章犯光宗諱觀。洛陽富弼觀。嘉祐丁酉仲夏晦日。正甫過

訪東齋。因得請觀。丹陽邵亢與宗題。范純禮彞叟觀。持國玉汝。至和元年七月十一日。賜書閣下同觀。近有以唐人臨寫一軸。相高下如魯衛也。公擇書也。李尙書蘇易簡題蘭亭軸詩。以其官攷之。當在淳化二三

年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殆一百九十年。翰林學士周必大題於行在玉堂之東軒。唐文皇既得脩禊敍。命趙模諸葛承禎輩臨寫。當時在廷之臣。競相傳模。故流傳於世者。皆可寶。蘇大令自言家有五

本。今不知此是第幾本也。梁谿尤蘇富韓范諸鉅公題跋。所謂羣賢畢至者。政豈能望此帖後人物萬一耶。淳熙壬寅正月。第一本敍第一行。下有墨妙筆精印。又敍後蘇題字前。合縫有國老印。

司業汪達家藏禊敍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是轉模失真爾。此本良是定武古本。但定本世以斷損帶流。右天四字爲真。而此獨完好。然精彩乃與唐人鈎摹本不異。殆是定武以前未斷損者耶。乾道壬辰

中秋日。錫山尤袤跋。

右蘭亭從毛雍玉唐人所臨本上雙鈎摹寫。亡兄無悔。昔與雍玉相遇於汝州教授陳和夫官舍。大熱揮

汗自且至摹極其精思較他本爲勝。敦儒後三十年見雍王之婿黃君再見此本跋尾皆是而蘭亭舊物非矣。覽之慨然。壬戌八月會稽紹興丙寅十月晦日會稽憲司見張季章所得李文定家二本。馮遠道東都所得晁美叔家四本并余家所收石本摹本共十本較之亦各有長短。要是皆失真遠矣。遐想照陵埋沒至寶使人慨歎。世間幻事那得不變滅耶。第二本係朱無悔摹唐人本。

余舊所得蘭亭數本皆不及定刻。然猶意定刻蕪削無優游之意。此本以爲過定刻遠甚。目病欲寫之未能也。元豐五年七月十三日無咎記。坐中師道希孝無咎徽之時過甘陵。元豐五年八月十五日番陽劉定觀予家收蘭亭石本。天下奇物有模本一紙亦類此。京題癸亥六月旦。馮宜徽也。子淵熙寧初提舉京東

常平時歐公守青嘗出蘭亭石刻四本相示。唯定刻最佳。模者始見此本於北京。元豐六年六月十九日王子淵題。右蘭亭洛人楊景範所藏。楊君多法書。米元章最愛之。與其子徽之相繼死。其妻李西臺孫予丘媵也。故得此書。馮當世晁無咎諸公有跋尾。妙處頗勝石本。朱希真記。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七日乙夜。展閱時借得石本六并予家摹二石。參較各有所長。要之失真遠矣。照陵埋沒可勝歎耶。時雨雪寒甚。書於會稽官舍和樂堂。希真六十六已爲請宮祠計。欲歸老浙西。第三本。

第四本無跋語。前有蘇氏朱印。第一行下有墨妙筆精印。中閒合縫有許國後裔。謂蘇許公。又蘇氏印。又內殿祕書之印。末有向子固印。又紹興二字御寶。

蘭亭爲王晉卿家物。背有涯字小印。是唐王涯多蓄古圖書。遭難散失。所見殆是耶。藏溪

范文度摹本石刻。有諸名人跋云。右軍蘭亭最者。今世尙有榻本祕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樞倣。蓋得之矣。嘉祐壬寅五月二十六日。莆陽蔡襄。旃蒙單闕厲陬壬戌晦。涑水司馬光。公實觀。熙寧丙辰七月六日。公著觀。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太原王珪史院題。范君隱德不耀。以藝文稱於西州舊矣。楹中得蘭亭摹本。雖歲久而筆畫如新。體法秀整。誠世學之家。子孫寶之不墜也。熙寧初元正月四日。觀臨洛宋敏求。清源呂夏卿。襄國陳薦。河南陳繹。熙寧辛亥九月一日。寬夫題。世傳蘭亭諸本。惟定州石刻最善。近聞此石已取入禁中。不可復得。則此本尤當貴重也。蘇軾題。轍同觀。

右按此石刻本前。有云。上巳日。蘭亭曲水敘。晉右將軍王羲之文并書。古本注。崇山二字。國者乎三字。正文三百念四字。元無題目名銜。今加之。代郡范文度書。歐公爲范作三跋。其二見前。若云書雖列於六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誤矣。滁山醉翁題。此刻無。濶公嘗字公實。乃見於此云。此帖見藏新安汪書家帖後。隨所錄附見下方。元表。丘。密。王。閻。章。良。能。黃。疇。若。婁。機。並有曾觀題字。

熙寧丙辰七月六日。呂公著觀。絳覽。范文度書真本。體法勁秀。想見其人。欽歎愛玩。不能自止。元豐壬戌歲仲冬二十日。穎川韓絳子華題。蘭亭品佳。而後題小字勁秀可愛。信古今之不乏人也。維持國後三日。題。非知書者一觀。闕二。范。闕一。之書。唯歎服自先耳。元豐乙丑歲。穎昌許公堂題。

右得之余。襄亦爲范文度臨本著語者。其六跋已見前列。此段則無之。所謂寬夫者。文潞公也。用劍南西川節度使之印。絳者。韓康公也。永者。孫曼叔也。世昌書。

祕閣三本。唐人所臨。其一題云。唐人鈎摹蘭亭前後有五老小篆印三。建昌李公擇記篆印一。平原開國大方印四。真定府印一。山房所藏蘭亭三。於臨楊之間互有得失。政和二年十月三日。儀真鑑遠題。

夷曠家藏三本。皆唐人所臨。今世所未有。然自有優劣。此本當爲第一。大觀元年二月初九日。同錢遜叔觀於晁進道廳事。虔化孫仲蘇父題。

評書者以右軍爲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孫志康謂山房所藏。自有優劣。此本其三友之管寧。最怒之。偉節歟。遜叔唐人書世字必諱。此獨否何耶。豈隋末唐初善書者所臨邪。何其神妙也。後三百四十一日。借觀於無爲酒局直舍之方丈。趙不佞。張絃。晏謚。政和丙申六月念五日。同觀。

一題云。鍾離景伯本。鍾離公序翰墨。爲時所稱。亦前輩中潛心不倦。未易跋及。臨學蘭亭脩禊。古勁有體。今已難得。好奇博識。當知珍藏之也。襄陽米友仁元暉獲觀。

一題云。唐模本。太宗嗜右軍帖。殆忘寢食。此帖傳流本末。世說之甚詳。彥遠云。當時敕虞世南輩。各臨十餘本。分賜近屬。後來諸公亦各臨書。唐世爲多。今所傳者。悉此也。觀之大校。皆得之一二。而體終不變。各自成家。有足驗者。其遺法餘美。已足可驚。後世區區有所不及者。又況昭陵玉匣之蹟哉。不然以太宗之明。尙附耳求之耶。昔年侍先子官江東。見吳瑛家褚遂良一本。近定武石上柳公權一本。憲守李球舊石一本。此書皇祐中張侍中耆宅得之。舊不著所書姓氏。云亦康定間賜帖。其運筆精審。圓潤老熟。略有虞法云。白馬馮惟寅評。後有空同子紀方篆印。余家舊藏唐賢墨蹟甚多。自

經兵火散失殆盡。此誠予家之舊物也。紹聖改元十月晦日，鄧襄題。

嘗見唐人模蘭亭本於蘇才翁家，體若淳重而清麗似不及也。元祐丁卯四月，馬城題。

張彥遠謂太宗問高宗求蘭亭記，其後高宗果以玉匣納諸昭陵。若然死者，其真有知哉。熙寧乙卯，南郊張舜民。

蘭亭體類此者，宜近真。考之於當時集書者，乃可見。薛紹彭題。

洧嘗觀石本蘭亭，愛晉賢之筆。今又於思中處得見唐人所臨，使予無恨矣。熙寧八年十一月，曝背大河之濱，因書，乃念七日也。

孫贊扨才父，元祐丁卯四月十二日，觀於上黨驛舍。後有劉氏書畫、楚孫秀印、二方印。

洙獲觀汝南延雋嘗觀，梁國虞玉廷老伯敷曾覽，統國楊康仲祥嘗閱，守文安郡事馮文顯，因閱此書於中和堂之北軒。時嘉祐癸卯初伏日題。後有文顯一篆印。

逸少蘭亭書，臨倣之者頗多。此本最佳，李唐卿題。

劉師宏子明閱。自逸至閱作篆書。

太原文叔觀。

華陽李大臨才元題。

秦玠閱過，丹陽邵亢嘗觀。壬辰二月七日，蘭亭無復真本，獨虞世南輩所臨，散在天下。然奇者蓋鮮。

獨蘇才翁家所收爲第一。而葛蘊仲謚所藏一本次之。與此本共爲三本。無與比者。仲謚之本。今歸予矣。時熙寧二年春二月四夕。謝恍題。

蒲津員蛻、介山郭維基同觀。

狄道李戡、河東薛昌朝觀。

崔復元曾看。上下有思中篆印二。又有楚孫秀印一方篆。

蘭亭之書、逸少之絕筆也。得見摹本。固可愛重耳。會稽鍾離公序題。熙寧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後有楚孫秀印一方篆印。

薛昌樓景脩、乙卯孟春念六日觀。

蘭亭唐人所臨甚奇。會稽錢穆觀。

介觀、甲寅六月二十九日。

熙寧丙辰歲四月、番陽劉定觀。

熙寧丙辰十月上旬、杜陵崔弁觀。後有楚孫秀印一方印。

右軍真本葬昭陵。唐末之亂。爲溫韜所發。所藏書畫。皆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迹。遂流落於人間。此本乃唐諸家所臨。今亦罕得見也。丁丑中秋。榮老堂跋。

開封樊伯達、君錫、彥和、伯充、大年、永年、應之、漢輔、深道、崇寧元年閏六月四日、廣慈觀。

唐代能書者，往往得晉人筆法，於此可見矣。紹興壬子夏四月念九日，魏侂記。

近見唐人模本於曹忠靖家，跋云：唐模本，家藏久矣，因重裝背，延雋。唐摹本蘭亭，世所無有，當寶之。敏求題。

王安上觀，斯言信然。

禊事文所收石本模本至七軸，未始有同者，然求其意，可見其真。嘗於王仲儀家見一本，亦云出於周氏，其點畫微細瘦，不若此書有精神也。襄題。

熙寧戊申，吳中復嘗覽陟觀。

穎川孫永，丹陽邵亢觀。熙寧甲寅三月癸亥。

蘭亭本最多，此本誠佳。庚午九月念六日，蔣之奇。

蘭亭摹本，似此者幾希矣。仲求題。

芾、薛師雄、南譙秦玠觀。乙卯閏四月望日題。

舊見蘭亭書，鋒鏗者與所傳石本不類，世多疑之。嘗以唐人集右軍書校之，則出鋒宜爲近真。蓋石

本漫滅，不類其初也。辛未五月旦日，薛紹書。曾孫復嘗以一本遺世，昌故詳及其跋云。

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恨不見所跋唐楊賜蘭亭本，可稽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興見之，愕然曰：吾家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遺余，析而復會，其有數耶？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刻之郡齋。重陽前二日，括蒼王信。

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榻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謂之響榻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筆誤云、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掣、失其舊跡、須橫摹之、茫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蘭亭考卷六

審定上

蘭亭脩禊敍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於人間。本朝太宗皇帝時。做摹所得。集以爲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竝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或其尙有所未傳。更俟博采。歐陽文忠公集古錄真本已入昭陵。後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逾遠。常復闕壞。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東坡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訪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

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縣僧意祖摹刻於石。軾書題河朔本。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蘭亭模本。祕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餘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

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蔡襄

蘭亭禊飲詩。敍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版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

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

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爲汲熙載書。

此蘭亭詩。敍筆意清峻和暢。佳石刻也。恨墨本者。著墨瀋太深。失其微細筆畫耳。余舊有淡墨數本。頗見

古人用筆起倒。兒輩不解珍惜。有乞書者。輒與之。今家書中幾一空也。跋重刻定武大字不全4。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版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

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腳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

四月甲辰。翁題。棠梨版本。

紹聖元年六月。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

余嘗疑非王令遺筆。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之耶。周越少收斂筆勢。亦可及此。跋唐本。

褚庭誨所臨。極肥。而雒陽張景元斷地得闕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

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他也。並山谷。

宗室叔盎收蘭亭。差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故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翬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以自解耳。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此板本也。

右米氏祕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為褚遂良。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餘字皆勾填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鉞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臚寶晉齋。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暑。九日手裝。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暨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研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褚遂良所臨黃素。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果徐僧權書縫也。

蘭亭敍第二本。為古今冠。與余所獲蘇中令家。貞觀名手。模無少異。襄陽米芾。

芾頓首再拜。比得謝安帖。李公炤家者。作一贊。發笑。不知何時得公一見。又得唐刻本蘭亭。絲髮不差。遂用其本刻成。今天下惟此本矣。希一賞發論。與公俱老矣。自此願留心書畫。以了殘年。餘事徒敵精神。如

何如何。苜皇恐。苜實

蘭亭脩禊前敍。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敍唐僧懷仁素麻牋所書。凡成一軸。永嘉太守待制程公見賞歎。刻之樂石。與天下後世知有蘭亭筆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迴鸞返鵠之意。較之世間石本。何啻九牛一毛耶。懷仁唐書僧。號能集右軍書者。首尾映帶。誠為尤物。錢塘吳說。

右蘭亭石刻。得於周延雋仲章少卿之子。衍仲章父安惠公。起真廟朝。任樞密副使。同寇萊公丁晉

公執政。立朝不阿。為晉公所忌。仲章與臨川王荆公厚善。因表其墓。安惠公弟。越皆著書名。大觀己丑。

先子守新安。衍幕官。安惠公所藏妙墨。祕玩尚多存者。蓋仲章能以翰墨世其家。故衍守之不墜。而蘭亭

古本尤所珍惜。以余酷愛。久以見贈。雖兵火艱難。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曾叔彥思題。紹興癸酉七月五日

大父。正國調京師。謁徐神翁。至寶錄宮前。逢道人。持一瓢一軸求售。迺蘭亭敍也。後有貞觀小印。歐陽文

忠公。孫文懿公。朴趙康靖公。槩胡文恭公。寤在翰苑時。題識道人笑曰。欲易袍。且陳蘭亭真贋之

辨。歷歷有據。以一褐酬之。攜歸高郵。示秦太虛。太虛驚歎。且跋其後。建炎南渡。莫知存在。桑氏筆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絕倫。凡好迹皆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書。又自誓墓後。益自珍

不復為人書。則蘭亭古今獨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景先

得闕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瘠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餘。瘠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冠冕衆本也。葛

立方。阿洪慶善本。

司業汪達家藏禊敍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次有二跋云。此本金石之祕寶也。宜十襲藏之。紹興丙辰季夏十一有日。觀於資善堂。武陽朱震書。曲水序自薛氏易古石刻。亂真者多。此本誠可寶也。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資善堂觀。沖侍說范公也。又續瑾印章印。跋尾合縫。有康伯可印。

唐文皇初得此敍。命歐褚趙模馮承素韓政諸葛承正楊本。以賜羣臣。故傳於世數本。歐陽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爲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量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氏本爲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尤袤。汪氏藏本。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記聞。有孟水清所獻。見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錄四本。其得於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間兩本。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薛氏所摹。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鑄去五字。以自別。未爲至論。然校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籤題爲唐古本。乃此古也。尤爲可寶。王厚之。淳熙戊戌五月甲寅。

自承平時。中山石刻屢爲好事者負去。如此本固已不易得。況太行北嶽。墮邊塵中已五十年乎。撫卷太息。陸游。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敍。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閒。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蘭亭刻石。雖佳本皆不免有可恨。此唐人響榻。乃獨縱橫放肆。不爲法度拘窘。猶可想見繭紙故書之超軼絕塵也。其後書乾符元年三月。而觀者或以不與史合爲疑。予按歐陽公集古錄。率以石本證史家之誤。此獨不可據以爲證乎。陸游。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蓋草藁也。羲之醉中所書。醒後屢作皆不及之。詔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孰爲精到。初本既歸昭陵。流落世閒皆摹寫者。今人多重定武本。問其所分別。不過以一二字爲證。余過定武得二本。一差肥似新刊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亦未能辨其是否。近得唐榻賜侍臣本。卷首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質庫之印。備一時官吏銜名。有蔡君謨跋。刊之邵齋甫畢。而游君少達持所藏定武本來。余見而喜。既不去手。因併書之。王信誠之。所刊本第十及十一行內。有異字。十一十二行內有句章令滿字。

蘭亭敍古今共寶之。而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勝。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於錢氏貞觀石本。一不言所出。然俱不逮定武本也。此本予得之江南。真定武古本。方兵火蹂躪之餘。世益難得。尤爲可貴也。澹巖老人書。紹興己未十一月三十日。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差肥。一本瘦勁。尤延之謂瘦者乃真定武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所辨古刻之真僞。皆爲後輩所推。今不同如此。孰能決之。此本乃類其瘦者。順伯

既著語矣。盡就延之而正焉。以究其說。陸九淵。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余在中祕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樾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而近世以此爲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袤。

舊見里中人藏此本。卷末有何子楚跋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國貨圖書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其子始募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爲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匿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熙寧中。薛師正爲守。其子紹彭別刻本。易歸長安。大觀閒。詔取石龜置宣和殿。內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子楚余不熟其爲人。而其說之詳如此。恐或有所傳承也。晚又得姚合升跋。范元卿郎中本云。慶歷中。宋景文爲定帥。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受。留之。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帥。始攜石去。其長子留贖本於郡。鑿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爲驗。令升之說如此。顧與何君山不合。未知孰是。順伯出此本。欲余著語。余曰。右軍落筆時。真有神助。醒後更寫數十本。皆不及。想其妙處。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尙何言。輒書所聞二說於後。期與博聞君子共考訂之。沈揆。

紹興初。遣中貴衛茂實交河南地界。是時講好之初。人使往來。中都宮闕尙容觀瞻。衛因與同事趙彥恬遍歷其閒。至一閣壁度上有小匣。徽皇御筆題云。真定武蘭亭。整有十軸。遂置其匣。裹之以歸。

使回各藏其一。餘皆上之九重。世昌嘗見其孫監丞言此。

定武蘭亭敍。熙寧中薛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閒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金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長興施氏本。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敍真蹟。使趙模榻。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今墨藪無之。世號定武本。薛似尙書之爲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索公廚有石鎮肉。乃刻

牡丹賦於背者。道祖別刻石以易之。攜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連夜墨榻。冀得多蓄。流傳人閒。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近石字肉爲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浙西都監楊伯時與薛氏孫爲工部郎。經同爲曹氏婿。得薛氏本。題清閼堂法書墨本。最爲近古。今亡之。聞爲某人借去。某人者死。問其子不知所。在淳熙甲辰春。與伯時相遇於臨安。得其厓略。再見於京口。復扣其詳云爾。因錄所聞。書之薛道祖本後。周勳。

去年使金還。定武送伴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正類此。若郡所持售者。又不及府治續刻本。因書於後。永嘉許及之。紹熙甲寅九月望。

必大與子中兄。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禊帖以十數。共評游氏所藏。謂謝脫拘束。而動容周旋。以印印泥。不無慙當。筆意奕奕。妙入神品。蓋傳於今者。惟定武瘦本最佳。茲其一也。周必大題。慶元丁巳臘月丁酉。

南華以副墨爲子。洛誦爲孫。予亦謂前賢筆蹟。眞者當祖之。臨者宜孫之。旣鐫之石。又傳之摹本。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今定武蘭亭帖。其去昭陵所得。殆曾孫行耶。予竊傷之。昭陵繭紙。旣受發藏之辱。定武堅珉。又遭金國之禍。獨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見貴於中華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爲之喜。又聞定武珍其石。恐碑上損之。故摹本多淡。且有二本。其一頗瘠。此豈淡而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默識之。豫章京鐘題。慶元戊午長至日。

蘭亭脩禊。世固不乏。特佳本。則精神煥發。意態橫生。平生所閱亦多。然如此本。不過五六。與宿得於蘇魏公家本。爭雄長。皆熙寧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此帖也。吳興施宿題。以上六跋。續得於祖武本後。

蘭亭葬昭陵。眞蹟不復出。模勒豈無誤。拓本徒髣髴。能解此意。然後可與語蘭亭也。流俗不察。獨取定武本爲眞。妄矣。予頃見唐刻本有二。一是正觀閒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板本。崇寧初。米老嘗模刻於寶晉。號爲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抵墨蹟與碑刻。差繆。豈止有千百里之遠。粗能存其典刑而已。何必高貲厚遺。爭相搜訪。苟或得之。自謂獲眞本者。是尤可笑也。旣古主人蔡山父題。陶安世古本。

定武蘭亭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其詳。唐曰正本。石晉末。耶律德光輦而歸。棄之中山。爲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案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眞公帑。後爲薛紹彭換取。至大觀閒。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傳定武者有二。今宜中所藏兩卷。此其善者也。容齋跋定武本。

市馬以神駿為主。無問屈翼。觀婦人以美為主。無問燕越。書亦然。順伯所藏脩禊兩副本。皆逾萃精麗。凜乎其生意存。不必深辨為定武否也。同上跋王順伯別本。

定武本自承平時。已不易得。況今日乎。書學失其傳久矣。楷法出蘭亭。近世以書名家者。返不知也。贊皇

李處全題。定武舊本。

蘭亭敍。右軍得意書。唐虞世南輩。皆嘗摹傳。兵火之餘。所存亡幾。宣城太守趙公介然聞宗人明遠有舊藏者。出而觀之。謂真虞永興本也。命勒於石。元勛不伐。趙明遠本。紹興五年三月庚寅。

逸少蘭亭敍。曾祖翰林所傳先王國中舊書。實唐刻也。元與樂毅論同卷。今釐為二。宣和元年十二月。魯

郡守錢伯定遜叔記。建炎二年五月廿八日。丹陽郡齋雨中。與李成季賞鑒刻。參校六七字不同。李成季

賞鑒刻。今附卷末。蘭亭舊刻。今不知所在。傳於士大夫家者。凡三本。此最為真。樂靜堂成季題。李公昭珙漢老伯父。

頃在彭門。見醫者田務本家蕭生。取蘭亭圖。風神蕭灑。不類塵俗中物。為題其後云。見贊詠云。田生以余賞

之。輒祕其畫。然畫實奇手也。適道。于姓。出蘭亭古帖。見伯父舍人公。跋其尾。謂所見三本。此本最真。伯父蓄

此帖。當增九鼎之重矣。適道其寶之。勿輕以示人。他日隨銀盃羽化。當思僕言。政和丁酉五月朔。雲龜小隱書。此帖本濟

北于氏舊物。余頃跋其後。戒其勿輕以示人。意謂于氏不能有也。後十二年。而當建炎二年。余自山陽來

嘉禾。道過丹徒。帥守遜叔侍郎出以示余。觀伯父手澤。并舊題。恍然如隔世。其閒得喪存沒。事亦何限。而

余亦老矣。且知于氏果不能有也。感物化之無常。悼歲月之遷流。為之增慨。十一月三日。巨野李邴漢老

書。比年石刻燔毀略盡。此本獨有存。疑有神物護持。韓駒丹陽蘇子美家所收。褚遂良臨正觀蘭亭正類。錢氏國中舊書。與今世閒所傳異矣。曾軒蘭亭脩禊。敍真蹟。陪葬昭陵。世所傳摹刻。皆唐人臨寫。雖工拙不同。要皆可觀。此其一也。紹興乙丑。得之蔡運直夫。白下潯叟。此是王承可。蘇緯觀。黃叔文觀。王安國。朱翰。戊辰十月廿六日。觀於五羊郡齋。此本今藏攻媿齋。

蘭亭考卷七

審定下

黃伯思法帖刊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爲作曾字。案古蘭亭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閒特闕者。蓋接紙處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僧字下亡其權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案晉史逸少傳。友書錄第十卷。皆載此敍。但云不知老之將至。並無曾字。益可是正。

蘭亭帖無如定武本。此本不失古意。疑百餘年物。朱翌。

舊藏蘭亭敍三本。治平閒。蘇黃門自河朔持歸。東坡先生謂疑是起草者。後僧義祖摹刻石本。其一也。又定武石刻。黃太史云。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又唐正觀中。摹永禪師石本。凡三也。中原喪亂。皆失之。渡江來得。晉陵胡安定家。薛氏定武摹本。與今石刻大略相似。而此字畫尤近。東萊蔡安強書。

蘭亭石刻。定武兩本。以前後分真贋。此其最前者。視諸本爲冠。張澄題。

蘭亭所傳。智永與唐諸公臨摹者也。而以定武本爲最。襄陽張嶠巨山。紹興戊午八月二十六日。

古今書稱右軍爲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絕超古。與鍾元常抗衡。三十年猶及。識於河南王晉玉家。黃庭經。樂毅論若兩手。行書見蘭亭敍。高風勝韻爲一代冠。太宗褚遂良摹勒賜近臣。此本蓋有苗裔耶。洛陽李

處權跋。戊午中秋前三日。已上姚傑本。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顧心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所謂不治將深者耶。四明樓鑰大防。

蘭亭敍逸少得意書。後賢多臨寫。石本數十。以定武本爲勝。石歸薛氏。亂後便復難得。熟閱悵然。維揚朱

犯同光宗諱 儒題於錢塘。

米南宮謂蘭亭敍爲行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敍摹寫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二公之論。古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本。此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肅恭老。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子紹彭刻他本易去。而於舊石斲損數字以惑人。後此石龜置宣和殿壁。渡江以來。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爲定武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彩頓異。其竹字託字宛轉處。與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橫生。非他本可及。比斲去本自不多見。況未經薛氏所斲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尤可貴。余見蘭亭敍多矣。此特一二見爾。尤表延之題。跋王順伯第一本。淳熙丙午季夏日。

唐文皇旣得脩禊敍。命趙模韓道政諸葛植馮承素楊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跡。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諸本皆佳。顧以字肥而不刊者爲定武。則與余所見特異。楊槿伯時有薛道祖親僉題一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丞相家。米元章諸人跋本。一張文潛家王岐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此本無毫髮異。其刊缺處正同。益信

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常賞予知言。尤表。

順伯第二本。淳熙四年仲春望日。

定武蘭亭敍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撫。薛道祖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鋒鏗，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為舊本，非也。其三崇山字中斷，字差瘦勁，得於脩城役夫。後藏康惟章伯可家，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金，聞在中京。楊伯時云：與薛氏為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舒元興牡丹賦併記之。聊廣異聞。右北平榮芑題。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舊聞薛師正帥定武，得脩禊敍石于殺虎林，乞墨本者狎至。薛惡敲聲，刊別本以授之。時已二刻，其子紹彭又摹，易元本以歸。自是定武所刻凡二本，政非舊物也。今觀順伯所藏，亦未敢以薛氏刊本為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嗜此，所蓄未敢自信。當訪佳本，求正於順伯。建安袁說友跋。淳熙戊戌二月望日。

慶歷中，宋景公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吏號河水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於公帑。世謂之定本。後薛道祖樞換以歸長安。宣和中，詔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開關兵火中，迨今數十年，祕藏不墜，精神煥發，豈有物護持耶。榮芑書。榮次新所藏本。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曾大父得侍徽祖經帷，獲賜書畫金石刻數十。定武蘭亭其一也。紹興辛巳，敵破歷陽，書卷俱燼。今見榮氏所寶，不勝慨歎。頤書。音同光。乾道辛卯正月十二日。

外兄王嘉叟處藏蘭亭敍云。初寮先生得於天上。與此無異。平時所見。惟二本爾。覃懷李耆俊題。淳熙丁酉立秋。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幕府從。時蘭亭敍石刻留郡齋。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撫十餘本。後十年。薛師正分闢。遂爲其子道祖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南渡以來。僕家僅存一本。深寶惜之。未嘗妄以示人。今觀榮次新所藏。略無毫髮之異。信可賞也。汝陰王明清識。乾道己丑暮春庚戌。

蘭亭得於薛氏最善。薛與西京王參政家世爲婚姻。所藏二百本。伯父伯兄皆壻王氏。崇觀閒分二十本。余得其一。南渡以來所見雖多。大抵皆晚。故多剝缺。然今亦未易得。沈端節約之識。淳熙乙亥十月既望。

脩禊敍。唐人所摹最有典刑者。李學究得此石。攜以遊四方。而終於定武。宋景文爲帥。取而竈之。郡齋遂以定武本著名於世。熙寧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模刻贗本。易取歸洛。欲掩其跡。而於攜去之石。錢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爲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閒竟歸天上。其始末大略如此。其獨冠於他本者。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蓋其髣髴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摹。尤爲可寶。王厚之書。慶元丁巳下元日。

定武蘭亭爲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宣和初。其弟嗣昌獻於天上。徽宗命竈置睿思東閣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馳進。未逾月。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之。紹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密旨令搜訪。不獲。其後叔堅遭臺評。以謂窮窘藏掘地土。蓋繇此。紹熙壬子夏。覓官脩門。與順伯言。此世所未聞。當識之。所藏舊本之左。斯碑紙乃越竹。豈非維揚樵打者歟。中元日。汝陰王明清題於寓舍芙蓉閣。

蘭亭敍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本。但以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聞，殆幾是耶。尤
褻觀。

脩禊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於寧海官舍，所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中甫新刊，
或病其不能皆備衆體，故爲之解嘲。曾槃樂道題。

蘭亭以定武爲第一，而定武復有二本，真刻爲薛氏藏去，而以模本刻定武。比於吳傅朋處見真定武本，

略不與他本相伴，此其次也。襄潭張嶠巨山書。紹興丁卯孟夏十四日，平仲必
毛平仲，此刻今在趙仁仲家前。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禊飲敍樂毅論黃庭遺教四本。蘭亭樂毅臨摹失真遠矣，而英姿逸韻，雅有
存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而威儀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
數也。而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以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換鵝事，附益所□，遺教出於唐
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精考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繆也。高郵秦觀太虛題。

右淮海先生黃素上所書蘭亭敍，并題跋，集中不載，真蹟今藏高郵勾氏壽南家。濟北晁子綺摹以
入石，因書絕句云：少游寫就蘭亭敍，逸韻英姿殆昔人。我祖同爲長公客，每於翰墨契精神。但太虛
新書誤增一會字，入行閒豈本於東坡耶。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禊帖重。蘭亭故迹雖存，而禊帖獨無善本，因以定武古本刊諸石。廣平李洪書。慶

庚申仲春日，日李又營刻一
本在安慶府，云待於故家。

歐竟公集古今石刻。可謂博而精矣。而定武蘭亭。不見其可貴。豈其時善本尚多。更有出定武之右耶。此

石肥瘦纖穠。皆得其所。而法度森嚴。典刑具存。真定武舊刻也。周紫芝題。紹熙甲寅五月一日。

定武蘭亭。余家所蓄數十本。雖肥瘦勁弱不同。而各有所長。張頴書。楊伯時本。慶元己未四月。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世稱善本。因見此刻。略無少異。衛涇書。慶元己未仲夏。

硬黃既不可得。定帖獲其真者亦希矣。清閣堂。

山陰馮氏本。跋云。熙寧二年三月四日。時在瓦橋。晁端彥美叔題。次道書。蘇易簡翰林所作一篇。元豐元

年閏正月晦日。謁美叔。因書之。常山宋敏求。元豐七年十月九日夜。觀蘭亭。見次道手墨。令人慨慕。端彥

題。

此本有晁美叔宋次道跋。為可寶。宋所書。蘇公詩。乃參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本。絹素上書。今藏太

常博士汪達季路家。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楊禮伯時所藏。薛道祖親題。正同。以為唐古本云。尤表題。

蘭亭四本上。還昔有唐刻。妙甚。兵火散失。長懷惘惘。得觀諸本。頗覺神明。還觀第一者。奇絕。不敢奪愛。欲

求第二者一本。不審可否。音同光宗諱。儒再拜。達道機宜。朝奉親友。達道嘗任宗丞。知復州。諱至游。傳其子鏗。字仲柔。今在其孫詢之處。

姜夔藏本有四。其一題云。蘭亭。乃是舊本。今定州賈本。略以十數。亦各有好處。然余輒能辨之。黃庭堅周

翰嘗觀。姜跋云。嘉泰壬戌十二月。得於童道人。山谷跋。乃少年書。已得永和筆法。周翰者。文及甫之字。今此本。對梅正黃華家。或云。姜以他本。聯此跋耳。

汶陽閻孝忠。資道。元符戊寅秋七月晦日。謁道濟聽琴畢。鑒蘭亭。華陽王晉之。乙酉十月二十八日。此石今遂歸長

安薛氏世所有者模榻而已。葛次顏題。第二本姜跋云。紹聖三年六月一日。因得秦邸。改元正符。戊寅崇寧四年。龍集乙酉。是時定武舊刻猶在薛氏。未歸御府。

靖康後舊刻無幾。余收八帖皆故家物。字體筆法與損缺處校之。只一石爾。惟肥瘦不同爾。流俗不識妙

處。但以其無皴剝古意。豈能辨前代所摹。石未漫滅時本哉。單丙文書於漢江舟中。第三本。紹熙壬子至後三日。

都下有董承旨者。其先任定武。藏禊帖甚富。紹興中有中貴任道源欲盡買之。不許。後尚方取去百本。酬

以僧牒。時有堂後官高良臣及臺史盧宗邁皆得之。高盧死。出以轉售。故吾得之。皆熙豐以前舊拓本。五

字不損。紙墨如新。未經裝者。未後尚有一空行。姑存之。亦驗定刻之一助。第四本。嘉定二年。長至日。

永和之刻。歷代所寶。前賢論訂。當以東坡為是正。

羲之蘭亭記。自永嘉亂亡。其石癸卯歲。僕游定武。聞富人李氏得之。府帥下教。則得墨本一二而已。因授

於尚書王公。使勒於琅邪之石。以大觀者焉。守永陽郡杜符卿題。甲辰秋重陽日。

近見馮達道所藏蘭亭。使人欲起拜。留觀百餘日。迺歸之。今又得觀孟達本。清瘦勁拔。亦其流亞也。陸游

務觀。嘉泰二年重午日。脩禊敘。乃留定武。未歸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得。況今日乎。臨川王厚之。跋高續古本。

蘭亭以起草本為第一。先公嘗言云。未後空一行者。是初得邵氏刻本。有勳字圓印。在空中。又於姜堯章

處。見一本亦然。司馬遵。

康惟章官定武。與宇文粹中。蘇叔黨。田元邈。劉無言。論蘭亭。惟章云。蘭亭各有佳處。至於點畫。相去毫釐。

以為優劣。此非具眼不能辨也。乃出篋中所有百本云。此皆得定武舊本。非不佳。顧皆在二刻後爾。

惟章次子

名復用此說數高氏所藏本

石刻如右軍臨鍾繇墓田帖。長安范氏玉石。河南靈寶經變相小楷祕閣。開皇右軍諸帖。與定武蘭亭。則石工妙矣。高氏所藏蘭亭舊本。藏久斷爛。僅可標軸。而意韻態度。邈焉古高。如晉宋閒人物。風流超逸。後人皆不可及。此本紙墨俱稍新。而筆法備具。精神氣骨。有跳天臥閣之雄。觀之可喜可愕。及與舊本竝觀之。則品格標韻似覺少低。然皆佳本。洛人康復。紹熙癸丑上元日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皇翔於千仞。今見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鳳耶。陸游。慶元丙辰二月十一日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答殿榜之請。辭意峻甚。豈知世閒有得喪禍福哉。以此學二王書。庶幾得之。若不辨此。雖家藏昭陵繭紙真蹟。字字而講之。筆筆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謂予不信。有如大江。陸游。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纔居其一。米南宮所藏。以唐本為最優。定刻次之。物價豈有常哉。存夫人而已。李兼蘭清輯錄小敘

蔡山甫論蘭亭以古本為右云。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此亦頗鍼流俗之膏肓。鞏豐。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既玩順伯所藏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後。尤以發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

右軍是殆見其杜德機耳。晦翁。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功名。著見於世矣。蘭亭禊敍。蓋國風兔爰之倫。千載而下。迺獨以其書傳。因見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爲慨然。陳傅良跋。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近世論蘭亭敍。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常別論。若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爲根據。觀其與商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元學方盛。誰不能爲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迹爲感慨。死生爲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遺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尙忍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爲赤壁賦。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元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陳謙

此本所從得。題識號澹巖老人者。故右丞張激也。見審定門。距今五六年矣。及郭由中乙丑。米元暉丙寅歲。

月皆可次第。余既不能知書。姑信其遠者。則此帖貴矣。樂適跋游帖。

脩禊敍。是右軍得意處。常落筆時。自有神助。醒後更寫十數本。終莫能及。此豈當以筆畫求哉。山谷晚得定武本。已僅能髣髴存筆意。今距山谷又幾何時。商推眞贋。大似逐塊。摹寫肥瘦。各自成妍。當時存之於心。會其妙處爾。解賞此語。許渠具一隻眼。羅點

岐簡獻王得彙書之妙。專以晉右軍王羲之爲法。以極其變化。至蘭亭脩禊敍。樂毅論。又王所愛玩。遺墨

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游嘗獲觀。皆奇麗超絕。動心駭目。王之孫不流。以從官長東諸侯。懼書家不能盡見。奇蹟。迺詎良工。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屬而書其後。陸游

寶劍既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復會。若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愛之。恨不見所跋。唐楊賜蘭亭本。及魯公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興過余。偶於卷軸中見之。愕然良久。曰。吾家舊物。卻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其遺。余以足之。相與賞異。第不知何時析而爲二。今茲復會。其適然邪。其默有數邪。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因併刊之郡齋。爲此邦佳話云。王信

蘭亭考卷八

推評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敍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敍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願甚於小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勸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舍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敍。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東臯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陳正敏遜齋閒覽。載其季父虛中語云。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而正敏又謂絲竹管弦亦重複。豈未熟張禹傳耶。漫錄謂承漢書誤是也。山樵夜話。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敍云。自右軍留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辯才。太宗至遣

監察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敍，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卽煬帝也。帝不之寶，後僧智果借榻，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辯才得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榻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焉。劉餗父子世爲史官，以討論爲己任。於是正文字尤審，則辯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敍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厓殘老僧，敢斬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邸，豈能詭遣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榻本至多，惟此僧果所藏爲真本。故署僧字以別之，或以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王銍。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不同。前一段已載紀原門，後有云：滕章敏公元發，嘗爲先子言，帥定武日，聞之故老，慶歷中，宋景文爲帥，有士子攜此石遊走四方，最後死於營妓家，樂營吏孟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天下。幾四十年，至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爲帥，攜去。其子紹彭別樞，贗本在郡。然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閒，其次子嗣昌始內之御府。靖康之亂，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汝陰王銍書。

此跋載歲月次序頗定，卻無或云以下語。姑備錄云。

世昌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

亦足以暢敘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爲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園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脩永和故事，嘗有詩。見詠贊門蓋爲獻之等發也。葛常之立力晉右將軍書爲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閒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脩禊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閒，時尙未出也。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序真蹟真刻皆亡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撫榻所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尙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剔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爲杵碎，因築得之，中有柄竅，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詒有言：樂毅黃庭。

但得成篇、足爲國寶、況此序爲絕筆乎、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錄、鄴侯三萬、奚以多爲、雍衰耄之年、得再觀定武舊本於夷陵、迺三歎息而書其後、淳熙辛丑歲、中秋日、河南郭雍書、雍、峽州人、號沖晦先生、字頤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其辭翰爲世所寶、然議者以謂梁昭明太子不集此篇於文選者、以其有天朗氣清之句、或者以爲不然、季春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予因讀楚詞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昭明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管弦絲竹之樂、語衍而復、茲皆逸少之累歟、王得臣、慶史。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閒見文選一册、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多少事、一客輒曰、常聞人言、王右軍蘭亭敍不入選、蓋爲不合有絲竹管弦之語、絲竹卽管弦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公笑不荅、客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氣晴朗、故可書、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弦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敍耶、安可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敍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注云、王羲之臨河敍、則是敍亦名臨河、劉孝標常有所據、東坡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季倫金多、故以爲賢於右軍爾、夫二十四友皆望塵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強把先生擬季倫。

徐彥和送此卷云、是右軍斫鱸圖、余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敍也、右軍在會稽時、巨盃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巖壑之趣爾、永思堂書、山谷題右軍斫鱸圖後。

謝安人物爲江左第一、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可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

萬與亘溫何足道哉。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安石比季倫，聞而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友也。季倫於逸少，如鷓鴣之於鴻鵠，尙不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閒妄語。史官許敬宗，真人奴也。見季倫金多賢於逸少，今魯直亦怪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東坡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後山談叢

米寶晉嘗有一帖，與宗虞世恬之子太尉云：先公墓誌，頃刻得筆，不使麤細相閒，如蘭亭披之花雲滿目，乃非吏人書也。此亦可以開示習蘭亭之蹊徑也。山樵夜話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序中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文選中收王元長曲水詩序，曲水敍不收，豈昭明深於內學，以義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晁氏

寶晉題黃素黃庭經後有云：逸少真書，惟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竝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爾。寶章集

蘭亭絲竹管弦，或病其說。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亦以爲疑。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敍，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郗嘉喜人以己比苻堅，殆同此病。陳公廩居洛爲禊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敍者，謂禮義無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但筆札之工，公廩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耶？韓安國不能賦，罰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

以是少之。瑯蟲生遂有矜色。彼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

胡明仲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羲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珣、支遁、與羲之同好。嘗燕集山陰之蘭亭。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敍。王師乾撰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內史後、峻誓墳塋、捐棄龜組、曲水蘭亭自爲之序。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何延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宦遊山陰脩禊禮、所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亭、爲之敍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居之日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之爲護軍。八年、王羲之遣殷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太守王述爲揚州刺史。又晉傳、羲之自護軍右將軍、會稽內史、實代王述、及述刺揚州、臨發一別而去。後王述檢察會稽郡、疲於簡對、稱疾去郡。於墓前自誓。時永和十一年之三月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爲永和九年。其時爲會稽內史無可疑者。晉傳旣脫略。羊欣王師乾輩所記皆舛。黃長睿號該洽、嘗跋右軍破羌帖云、永和十二年、去會稽郡已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牴牾、有不可解。傳又言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軍生於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沒於穆帝五年辛酉。以此推之、右軍蘭亭之遊、時年五十有一。當是時謝太傅隱居東山、遂同此集。碑署瑯琊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語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用謝安一時之語。或者又疑羲之傳爲會稽內史日、與尙書僕射謝安書云、按謝太傅以升平四年爲巨宣武司馬、後十餘年始當國爲僕射、而永和八年爲尙書僕射。

者、謝尙也、以尙爲安、乃傳之誤、兼李

蘭亭考卷九

法習

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榻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竝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贊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奇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擘暖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其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孫過庭書譜

稽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竊效蘭亭、法書苑一本云、今司徒王欽若

山谷遊荊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山谷家傳有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餘與此同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冠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東坡墨跡後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絕妙、同時極善用筆、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白勝李西臺林和靖、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周子發帖

古人作蘭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爾、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鎔、故以舊筆臨做、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鏗、此不傳之妙也。淡墨研銘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逾媚、中年以來、筆墨重實、李北海未足多也。東坡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形勢、正如羨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常得之。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風於無聊縣、徑行到吉祥寺、魯直題。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爾、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跋絳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敘、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閒、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於爲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氣定、青黃皁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

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一本云、東坡云云、此確論也、予嘗申之曰、結密無閒、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已上山谷

蘭亭考卷十

詠贊

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聞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羊欣筆陣圖。

二王書語中、有蘭亭詩云、悠悠大象運、輪轉無停際、陶化非吾匠、去來非吾制、宗統竟安在、即順理自泰。

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其一、元章云、王仲孜收蘭亭詩一、悠悠大象運、殆是一和分開。

三春啓義品、一作迹、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一作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

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隣。其二御府本及陸柬之本、隣作新、又、有作親字、第一卷此時無前二句。

猗撫二三子、莫匪高所託、造真探元根、涉世若過客、前識非所期、虛室是我宅、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

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其三

鑑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體之固未易、三殤解天刑、方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元泉有清聲、

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所樂在一朝、寄之高千齡。其四

合散固其常、脩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再起、於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此慨、散之在推理、

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其五、法書要錄。

柳子厚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

韓漳州報澈上人詩云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韓忠獻王帥定武喜得蘭亭石刻詩云臺英正約尋芳會誰是山陰作序人又云欲繼永和脩故事愧無

神筆走龍蛇又云欲學永和當日序愧無奇筆紹前蹤又云一觴一詠無絲管恰似蘭亭列坐時又云休

論俛仰為陳迹且學山陰被禊杯又云會餘俯仰皆陳迹不醉山陰定笑人

東坡墨妙亭詩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閒遺迹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吳渭吳筠等

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賞有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用是事姚令威西溪叢語

華鎮會稽詠古詩墨妙風流互古今等閑陳迹冠山陰耳聞正觀求真跡眼見天章照茂林鐵限僧房跡

未移千通真草了無遺蘭亭墨妙何由見祇說蕭郎奉使時山中父老尚能說蕭翼事

薛道祖詩東晉風流勝事多一時人物盡消磨不因醉本蘭亭在後世誰知舊永和清閨堂楊伯時本

樂城山陰陳跡詩臥對鄙人氣已真晚依丘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注云逸少知清言之害然

蘭亭記亦不免摹清言耳

山谷題楊凝式書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卻到烏絲欄

山谷贈丘十四詩擁書環坐愛聰明松花泛硯摹真行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

蘇易簡題家藏蘭亭詩有若像夫子尚與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真蹟不復存今

余獲此本，可以比瓊瑤。

蔣之奇墨妙亭詩。蘭亭榻本得遺法，字體變化人莫窺。梭飛壁開勢屈矯，劍出獄底光陸離。可憐闕齧侵點畫，鐵網買斷珊瑚枝。

永徽中所樞蘭亭，敍後題云：永徽去正觀不遠，得真為最。其詩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無足珍，敍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為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祕。彥遠記模不記紙，要錄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齊，俗說紛紛那有是。

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談標，書存馮式。鬱鬱昭陵，玉盃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物。如月非虛，志專乃一。繡練金鏞，瑤機錦被。猗歟元章，守之勿失。

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能易萬金。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李春二日，懶拙翁米元暉跋於行朝大慶觀東私

居書航之北隄，時雨霽風和，窗明机靜，投閑杜門，為情良適。觀正觀脩禊序，尤快人意也。跋致柔定武本。

圖契朴彫稱聖智，萬古奔沈餘末伎。蘭亭醉墨更無加，始信功名皆儻爾。庾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雞卑野雉。退之強聒六藝疎，見處纔能到姿媚。丞相有金那得取，不與官家深自祕。卻因同好露心胸，誤使蕭翼誇善計。摸金何用置中郎，溫韜家有昭陵器。披沙但只取黃金，剔軸安能收故紙。天章寶塔高嶮峨，永著文皇好文藝。至今油蠟模未已，善本何辭萬金棄。以上寶

真偽紛紛聖得知風流千古一義之山陰勝槩今何在、郗有人傳定武碑、李大異跋

游本

逸少遺墨尤貴蘭亭、至於玉石、不肖隨耶律入旃酪之腥、此為異也、臨紙三款、繫之以詩、英華最忌彫元

氣、骨瑩神清、祓禊時、蠶繭鼠鬚雖我助、家雞野鷺竟誰癡、梓棺賻榘從英主、玉石遲留宜裔夷、今日中原

陷荆棘、摩挲墨本鬢成絲、

昭陵忍死覓繭紙、月在長空影浮水、來禽不傳練裳毀、婢作夫人喪容止、家雞野鷺知何似、醜婦撫膺羞

欲死、君家所藏脩禊字、如錐畫沙真無比、定武長沙蛇蚓爾、王仲衡題

袁氏本

河東薛紹彭勒唐榻硬黃本、嘗贊其後云、文陵不載啓、古刻石已殘、鋒鋷久自滅、如出搨筆端、臨池幾人

誤、詎識筆意完、正觀賜榻本、尙或傳衣冠、茲實兵火餘、分派非殊源、妙用無隱迹、神明當復還、祕藏懼不

廣、模勒金石刊、庶幾將墜法、可續後世觀、來者儻護持、何止敵瓊璠、清闕堂本

本

柳公權紫絲鞞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撫石、李公李師中

也、寶晉的聞云、今在富鄭公子宿州使君家、

定武本自薛嗣昌進入、詔龕置宣和殿壁、或云、睿思東閣後、徒良岳瑤瑤亭、舊傳宮詞云、瑤瑤亭根萬寶

陳珠連璧合、鬪精神、眇然一片中山石、有許光芒獨冠倫、蓋謂是也、或說米寶晉所賦清平詞之一章、桑氏

筆

文皇嗜好非聲色、偶愛蘭亭亦其癖、河南猶恐後來聞、竟使昭陵隱真蹟、世間能悟知幾人、墨本珍傳意

愈勤。有似春雲隱明月，光影還到千江分。法曹得此深恨晚，有客攜從大梁遠。多言南渡罕曾見，大勝薛家蟬翼本。嗟我學書從少年，較計點畫分媿妍。老拈撇筆萬事懶，忽見錦軸心淒然。真行姿媚公所取，篆隸何妨更兼有。退之但作石鼓歌，談笑譏訶換鵝手。新安羅

堂堂淮陰侯，夫豈噲等伍。放翁評此本，可作蘭亭祖。馮氏所藏蘭亭二本，得之昭德吳氏。端彥字美叔，說之字伯以，公筆字武子，其三世也。嘉泰二年二月六日，陸游。年

七十八

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殊勝蘭亭面。右定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不以流湍帶右天五字定真贋也。陸游識。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俛仰之間已陳迹，至今此紙尙如新。楊誠齋跋袁起

劉度次裴過蘭亭書堂詩，蘭亭擬金谷，逸少比季倫。史臣作此語，無異屠沽人。君看蘭亭墨，歲久亦豈陳。

當時本嬉戲，後世乃見珍。我行適春暮，及此禊飲辰。墨池奏環玦，書堂暗松筠。堂中有遺像，儼坐遺冠巾。

情知金堂仙，可望不可親。物色儻見之，欲去猶逡巡。

昭陵永闕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君家何處得此紙，刻畫爛然猶

可喜。六丁神物好護持，更有諸賢題姓字。環潤王容。

路入山西更向西，雨和春雪旋成泥。風吹疊嶂雲頭散，月照平湖鴈影低。挂杖負書尋遠寺，倩童牽鹿渡

深溪。今朝獨宿巖東院，唯聽猿吟與鳥啼。蕭翼宿雲門東客院。

絕頂高峯路不分，嵐煙長瑣綠苔紋。獼猴推落臨崖石，打破下方遮月雲。蕭翼留題雲門。

此其類也。

形槁木、心死灰、被裘褐、櫝瓊瑰、彼烏紗而阜帶、其慢言似高、其遊言似談、機心舞於眉端、蓋有與之偕來乎。
李漢老跋田枋本家藏蕭生取蘭亭圖。

蘭亭考卷十一

傳刻

御府

一本、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刊定武本、後有寶字方印、及御製跋、

一本、會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貞觀單印、上角微圓、末篆書題貞觀石刻、紹興乙卯重刊。已上二本、又見紹興淳熙雜

法帖內

一本、闕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脩長此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共二十一字、有紹興雙印。

一本、領字有、山字會字全、無界行、有紹興雙印。

一本、會稽下闕山字、蛟篆、紹興雙印。

定武

一本、天字小損、其字瘦勁。

一本、天字全、字肥。此疑是古本。

一本、鐵損湍流帶右天五字。

一本、崇山字中斷、第六第七第八三行破裂、無絲竹管弦之一觴一詠亦足以是日也十六字、榮芑云、

定武脩城役夫所得。後歸康惟章家。

一本棗木刻。五字不損。王順伯所類本內。

一本亭列幽盛遊古不羣殊九字不全。

右今士大夫家所藏本。未易殫紀其詳。有已見於審定卷者。不復重出。特舉其槩爾。

會稽

一本辛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平二浙賊。明年夏。剡溪掃殘孽還。訪蘭亭遺跡於天章寺。是時兵

燼初絕。盡爲荆棘瓦礫之場。王謝風流。惟山川在爾。裴回四顧。爲之歎息。求於越人。得偽脩禊筆。敘

筆畫失真意。謂常有來者能求佳本刻之林下。後十年建炎庚戌歲。扈蹕再至。雖舊寺棟宇已成。而

所期未副。矧山陰無蘭亭帖。豈非是邦闕遺也。遂以唐臨本刻石。卷有太上皇帝宸翰。係是徽廟御書

六字。以御寶曰其上。鑒賞。後則蔡襄君謨。宋敏求次道。一時名公題字。又曰延雋者。周仲章也。安惠公起之子。

膳部外郎越姪也。其家圖書爲當時第一。此本淵源固有自矣。曰大防。呂汲公也。曰陟爰。世弼也。曰

尋。劉執中也。曰洙。孫巨源也。曰彥先。許覺之也。曰仲來。豫章李定也。因併刻之石。以遺山中僧。庶幾

少補訪古幽討之士。攬詩云。紹興改元五月甲午。又紹興元年車駕駐會稽。正月十二日。會宰屬官

於政事堂之別廳。時辛道宗爲樞密都承旨。出所藏唐人臨本蘭亭云。出內府。毘陵張守。金陵李回。

洛陽富直柔。襄陽范宗尹同觀。或云。辛道宗所刻不存。闕雖當其欣於已快。然自足不之將至所之既倦。情隨事等字。又第五字有察字。

一刻蠟紙本有少長咸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跡猶不十四字雙鉤不填。後題乾符元年三月。詳見臨摹門。

洛陽

一本不痛哉若合一契兩行之閒甚闊止無會字。

邯鄲

余嘗見此本於表姪陸寓處清勁可愛。自第一行至第十七行下皆損一字移注於其上。後跋云定武蘭亭真本今已不知所在。揉有家藏者因官邯鄲乃摹於石以永其傳。大宋元祐四年張揉益仲

婺女

一本在倅廳自第十三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二十八行後自裂處五行詢之耆老云其石碎已百年。

王自牧家有未經剗缺時本庶幾定武典刑也。

一本自南澗家。

一本褚遂良正觀八年所模序首無永字雖古而未盡善也。

豫章

一本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題唐貞觀中石本。後六印作一行。錢形忠孝之家印。黃扉珍玩。又三印字不可辨。末同前方形。

一本在法帖內，第十十一二十三行有橫裂文。

一脩城所得本，前有薛稷書義寶過盈尺，參神明以長生，匝以曜物，得麒麟兩行十八字，後高宗皇帝

取石入德壽宮。今此兩行，鼎帖中刊在薛稷書內，又王仲信跋云，此本得於西霞老道，士云，長安政和中脩故宮，掘地得此石，其精神鋒鏗在真定本上。

七闕

刻貞觀本與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亦同前六印，但第五印在後行，下有漢北平守世家印，印後方題唐貞觀中石本。

括蒼

三本會字全，有界行，後題模家本，留刻仙都，紹聖丁丑，蜀人劉涇。

金陵

一本熙寧丁巳六月二十七日，省局手裝，堯民誌，後跋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爲最，先公熙寧間得此本，誌而藏之，逮今七十有一年，懼歲久手澤湮漫，併刻於建鄴府治，紹興丁卯十一月日，清豐晁謙之謹題。

上饒

一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二印。

景陵

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日久。郡守何文度得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有二日跋。

九江

一本自第五行首、至九行末、有大裂文。

龍舒

一本刻褚書、有篆額蘭亭記作長行、後有黃扉珍玩印、忠孝之家、圓方兩印、題貞觀八年褚遂良摹。

八桂

一本用米寶晉本、開後有米氏印記。

永嘉

一本字大行闊、并刻乾封二年、懷仁集右軍及序、有秦吳三跋。

丹丘本

一前有薛稷篆十八行字者、見存彭漕家、云得之淘河之夫。

常德

一本乾道閒所刻、具三體、仍載坡谷諸跋在其後、有殺胡林一事尤佳。

臨川

一掘出麻姑石本。列坐盛是日六七八三行裂損十九字。
一本無會字及界行。後有玉册官楊仙芝摹刻八小字。

周安惠家本

此本見存秀邸。有曾伋彥思跋。曾得於越之姪衍。及大觀己丑歲也。紹興癸酉。重加表飾。己四年。

陳氏本

簡齋用池紙臨。中闕痛字。高宗所賜臨本亦然。似是御本寫也。

三米本

米氏父子模刻於淮山樓。

杵本

因剗地而得者。有柄竅。初號杵蘭亭。後易爲禱。

陶氏本

陶憲定字安世。多藏秦漢以來古物。有定武本。

諸葛氏本

字極大。恐是別本模。

錢氏本

前後凡七印，有文僖公手書。唐正觀中石本六字。紹興癸酉夏六月，元孫傑之刻。
中山王氏本

此本前瘦後肥，體畫溫潤，有典刑。後列六印亦佳。

吳氏本

斯文下有吳璜書印。

尤氏本

遂初尚書用楊伯時本刻。

劉氏本

字極大，無言所刻。會字全，餘皆不闕。

范氏本

脩禊帖，用定武墨本重摹入石。紹興十六年八月戊申，方城范序辰識。

邵武本

後有勳字圓印。政和乙未暮秋望，重刻定武古本。陽羨邵勳記。

陸柬之本

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二十四行，而蘭亭只類重刻鑲本。又有陳和叔、郇國公、東坡、子由跋。見

定門

潘氏本

在安吉縣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行裂失無期於昔人之懷七字。

石氏本

石熙明家有二。

唐硬黃本

薛紹彭勒唐楊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鋒鋷。又清閑堂本後有紹彭二字。

織本

松窗雜錄載元宗先天時所有異物如雷公鎖辟塵犀簪暖金之類凡十有三西蜀織成蘭亭紋是其一也。

殘石本

此得之殘闕之餘仍作二塊前一塊有悲夫雖殊事一也後之攬文。共十一字。下有小字云蘇氏太簡。後一塊復裂為二字已漫滅但彷彿先世名玩文五字可辨。

南嶽本

一本後有定武仍孫伯傑六字篆印。

章氏本

申公家刻。中有橫斷紋。有章氏印。

盧氏本

斯文下有盧宗道三字印。後題唐硬黃本。淳熙乙未中秋刻。

徐滋本

在湖州。瘦勁而皴剝。自十七十八行內有大裂文。

無名本

此本無名氏。會字全。後有云。蘭亭榻傳刻。諸家所收本極多。未有及此者。不知誰書。

武陵本

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

王氏藏本

凡十帙。殆百本。以定武舊刻爲首。北本副之。嘗從順伯子友任借觀。外有四軸。奇甚。見諸公跋。

蘭亭考卷十二

釋禊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尙書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浴乎沂、禊出於此。

顏延年曲水詩序、周翰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詳、上巳卽三日也、翰所注引韓詩也、李善注曰、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巳者祉也、王融序注。

漢書、太后春幸蠶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灊水而祓除、續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一作宮人皆禊於東流、上自濯洗、祓除宿垢、爲太潔、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初禊、上師古曰、祓、除惡之祭也、列傳、武帝卽位無

子、平陽公主求良家女、飾置家、帝祓灊上而過焉、應劭注云、祓、除於水上、巳禊也、又衛皇后傳、帝祓灊上、孟康曰、祓、除也、於灊水祓除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竹林七賢論、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曰、昨遊有何語、議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敘前言、往、行、袞、袞、可、聽、世說諸名上共至洛水、戲還、樂令黃問士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所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越元著。

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竝出水濱、爲流杯、曲水之飲、取黍麴菜汁、和蜜爲餌、以厭時氣、夏仲御別傳曰、三月三日洛水、公王以下竝南浮橋邊、禊、仲御時在船中曝藥、賈公望之、問船中者爲誰、

重問、乃荅曰、會稽北海閒民夏仲御。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何義、摯虞曰、漢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不育、以爲怪、搗之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起此、束皙曰、摯虞不足知此、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訟皆爲盛集、帝曰善、沈約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也。紀麗曰、古用上已、今用三日。

歐陽詹、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寮友序云、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二月一日曰中和、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羣臣大宴、登高臨川、四方有士之君、亦得宴其寮屬。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曰、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勾萌發達、陽景敷照、握芳蘭、臨清川、柔和蠲潔、用徽介祉、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閒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

王勃、獻之山亭脩禊序曰、永淳二年、暮春三月、脩祓禊於獻之山亭、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驩、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會。

王維、暮春讌逍遙谷序曰、竊思楚傳、嘗詣草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

元稹、刺越州所辟皆文士、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詩十盈帙、與副使竇鞏酬唱、稱蘭亭絕唱。舊唐書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

於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於水濱。紹興癸丑、與客泛舟脩禊甚樂。詎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算。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爲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爲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歷八年。太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開浮棗筵。中流愜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菱初出水、捧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弦。尺六細腰女、舞袂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者傳。葛立方

曲水邀歡處、遺芳尙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蕪沒成塵迹、規模得大賢。湖心舟已竝、村步騎仍連。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茂林無舊徑、脩竹起新煙。苑是崇山下、仍依古道邊。院開新地勝、門占舊畬田。荒阪披蘭築、枯池帶墨穿。序成應唱道、杯作每推先。空見雲生岫、時聞鶴唳天。滑苔封石磴、密篠礙飛泉。事感人寰變、歸慚府服牽。寓時仍覩葉、歎逝更臨川。野興攀藤坐、幽情枕石眠。翫奇聊倚策、尋異稍移船。草露猶霑服、松風尙入弦。山遊稱絕調、今古有多篇。經蘭亭故池聯句、鮑防、嚴維、劉全白、朱迪共二十五人。具姓名、大歷中唱、五十七人。元本不注姓名於聯句下。

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池逢婉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醉神。羣公望不至、虛擲此芳辰。孟浩然期王山人不至。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已筵。鬪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幙連。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羣賢。
孟浩
然。

越中山水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刺海郡、暮春三月醉山陰。

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徐轉去、微風落日水橫波。
皇甫冉三月三日、後亭泛舟。

洛城春禊、元巳芳年。季倫園裏、逸少亭前。興中舉白、讌際生元。陸離軒蓋、淒清管弦。萍疎波盪、柳弱風牽。

未厭歡趣、林浮夕煙。
高球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得煙字。

蘭橈萬轉傍汀沙、應接雲峯到若耶。浦滿來移渡口、重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

里賒。君見漁舟時借問、前洲幾路入煙霞。
劉長卿上巳泛舟耶溪。

世閒禊事風流處、鏡裏雲山若畫屏。今日會稽王內史、好將賓客醉蘭亭。
鮑溶上浙東孟中丞、或云鮑防作。

洛下今脩禊、羣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金閨。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鷺振、歌響雜鶯啼。

歷覽風光好、訟迴意思迷。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
劉禹錫三日與樂天河南李尹陪令公洛禊。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
東坡禊亭。

齊釀如澠漲綠波、公詩句句可弦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
東坡、和王勝之。

風零三月初三日、禊事宜和勝永和。又見會稽王內史、蘭亭對酒愛新鵝。
劉旦上巳謝王尊父惠酒。

小桃脫萼柳梢柔、春色無邊破客愁。好與永和脩故事、一時人物盡風流。
李若水上巳。

當時俯仰尚爲陳，千載重來感益新。曲水已傷迷故迹，崇山依舊對遊人。詩安世

僧言王右軍遺迹，永和春蘭亭有曩基，墨池涵瀟淪。書堂闕靈像，五亭餘圓困。吳奎

高士已陳迹，青山猶故居。地存脩禊水，俗有換鵝書。舊像丹青改，諸山楷法疎。我來尋壞壁，妄意有遺餘。

趙鼎臣、宿天章寺

記得蘭亭禊禊辰，今朝兼是永和春。一觴一詠無詩侶，病倚山窗憶故人。王駕、永和縣上巳

危高宗諱·跨淵淪，清宜滌世紛。飛湍逢石轉，漱玉隔山聞。影亂林花落，山叢礪草熏。茲爲禊飲地，何羨右將

軍蔣堂·

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蔣堂、景祐丁丑、創曲水亭、寮屬同賦

風流定續蘭亭盛，幕府能無寶鞏賢。又云右軍筆墨空蘭渚，安道風流詫剡溪。彭汝礪、送程公闢

坐想蘭亭通曲水，行聞上巳接清明。明年強健陪嘉集，定奪三觥賦不成。賀鑄

嘉定辛巳冬，碩蒙恩守台，行山陰道上，壑流巖秀，洞心駭目，想象入東諸賢，高風逸韻，逸乎其不可挹也。至郡，有以桑君蘭亭考見示者，其稽稗訂證，靡有遺恨，豈惟歎其識見之該洽，暇日開卷，往往令人神遊茂林脩竹之下，癸未，司庾入越，閒得一至山中，雖永和陳迹，已不復見，而高林崇阿，正自無恙，矧思陵所臨禊帖，有光燭天，倉司郡齋，咸有舊刻，嘗經前輩題品，俱在考中，真足以慰懷古之意，然則是編可謂有功於蘭亭，常行於越，無可疑者，內相高公，曩嘗序其編首，今吏部復刪潤之，豈非是編之幸，碩得附名其末，抑又幸也，甲申季冬十日，青社齊碩謹書。

右蘭亭考十三卷。宋天台桑世昌澤卿所輯錄也。初名博議。凡十五卷。餘姚高內翰文虎爲之序。及再刻於浙東。庾司高之子似孫爲削去集字。附見兩篇。其他率任意翦裁。多致文理斷續。乖其本義。甚於其父。弁言亦妄加竄改。不令成章。非俞松續考錄其舊作。則彥升才盡之謂。文虎且無以自解矣。庾司舊刻業已節刪過當。嗣經樵李翻雕。益增脫誤。百餘年來藏書家。再從項本帳轉傳鈔。則別風淮雨。幾無文義可尋。又不止承訛踵繆而已。偶得柳大中影宋寫本。喜其行款未移。略存面目。聊爾仿行。以供清玩。所惜未得博議元書。播之文苑。以還桑氏舊觀耳。似孫登淳熙甲科。在館職時。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爲清議所不齒。知處州以貪酷聞。其父暮年出銀花帖以示人。不孝之名。又以昭著。直齋陳氏深惡其人。故于似孫著述時。加抨駁。且疏其過端於書錄解題。以爲文人無行者戒。至澤卿是考。別具勝情。頗稱好事。乃亦以作爲無益。玩物喪志。短之。斯則過已。或曰。澤卿爲陸放翁諸甥。書成不就。正於舅氏。轉俾宵人。任其筆削。不智孰甚焉。其取譏宜矣。愚案文虎之序博議。在開禧乙丑。今改本作嘉定戊辰。 據同時輩仲至題詞。則澤卿年已七十餘矣。迨嘉定甲申。倉司齊碩始屬似孫彙正重刊。相距又十有九年。度澤卿已未必及見。放翁卒於嘉定己巳。亦不及爲之審定。然則廢博議而令今本獨行於世。此固臺使齊公之責。而亦澤卿之不幸也夫。

乾隆壬寅九月初二日。歛長塘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羣公帖跋

遼再拜、蘭亭敍議論多所未見。高宗學書說及米元章蘭亭敍樂毅論跋錄具別紙。其他或尙有之、未暇冥搜也。

澤卿彙次蘭亭考。凡方冊所紀。卷軸所題。亦略備矣。其不可致者。天上書耳。祕閣藏唐人鈎摹。并鍾離景伯摹三軸。皆有跋語。錄以遺之。南城曾漸書於道山堂。

喚再拜。蘭亭考已徧覽。敬服該洽。謹此納還。

蘭亭帖所共寶。澤卿嗜古考稗如此。種學之功可以推矣。碧環張從祖。

繭紙入昭陵。唐筆各名家。世重定武本。頗似聚訟。字畫反不逮古。何耶。澤卿稽稗有條理。可爲禊帖忠臣矣。林至。

長廊睥睨來者誰。出門解后渠得知。不言使者求遺書。只言浴繭當及時。從容與語益款洽。論到翰墨尤瑰奇。山僧技癢不自禁。稍出脩禊蘭亭詞。啓函展玩未及竟。裏有黃紙天庭追。口呿氣褫僵欲死。一騎趣向咸陽馳。虬鬚天子喜折屐。詔許兩禁同觀之。龍騰鳳集在御榻。平生觸眼何曾窺。自從繭紙歸昭陵。寶氣夜夜光陸離。千年議論經幾手。極力追倣分毫釐。博聞強誌子桑子。上下纂輯無或遺。清臞不滿六尺長。中有文字無津涯。歸君此編忽自笑。山東學究真點兒。而今御史還書癡。

澤卿示蘭亭考。作蕭翼取蘭亭辭。豫章黃疇若。開禧丁卯臘月六日。

還澤卿蘭亭考古括葉時。

書法光芒晉永和。後來摹寫不勝多。考論又得桑夫子。蘭渚風流轉不磨。自從繭紙殉昭陵。定武流傳賸得名。總輯舊聞爲博議。卽今眞贋不難憑。予從事越府脩圖志。因哀蘭亭題詠。及諸賢所評禊帖爲一編。以俟澤卿庶有補蘭亭考。李兼孟達書。戊辰元巳前二日。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朴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一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樓鑰。

澤卿往越。欲以所編蘭亭書歸帥黃公。仍見三山舅氏。送以二絕。鑰。蘭亭禊序幾臨摹。會粹工夫十載餘。攜過會稽尋古跡。不妨呈似老尙書。四海詩名陸放翁。晚成嘉遜萬緣空。馮君問訊今安否。欲向溪頭共釣蓬。

澤卿蘭亭考。用工深矣。攜攻媿大參詩見訪。次韻併呈放翁待制。會稽太守黃由字入昭陵不可摹。後來僅及晉之餘。識眞盍向龜堂問。敢謂牽聯亦得書。

澤卿年七十餘。著蘭亭考。自中原及渡江諸人題跋。罔蒐幾徧。甲是乙非。真若聚訟。讀之使人腹煩。因思此敝。蓋歐褚諸公之寫真耳。然研之極。乃通於神。如洙泗諸子之肖仲尼。終自弗叛。非天寶以後諸人之所及也。嗚呼哀哉。羣栗齋寄示跋 王順伯本

天台老樵示蘭亭考。坐閒兀兀說此書。且曰我幾蘭亭癖矣。平生惟一善本。爲人取去。豈謂寓意於物。不留意於物者耶。白鹿峯陸樗。

嘉定初元嘉平望道山堂觀蘭亭考。歎其瞻博。

長樂陳舜申宋謨。莆田劉渠仲則。溫陵陳模中行。

四明傅行簡欽父。華亭林至德久。建安真德秀景元。

金陵何刻楫臣。清源留元剛茂潛。樗李陸墜子高。

石更青白故兼新字。看由中總是真。畢子一生三百紙。樓公四句幾千春。從來考古難題處。直到名流下筆親。奄有山陰多寶藏。草菴外而更無人。廬陵楊長孺。

蘭亭考用意勤甚。欲人無所不知。詎可厭其多耶。先太史字畫多法蘭亭。至謂游荊州得古本蘭亭。因悟筆意。是殆有言語不可傳者矣。雙雷黃留子耕。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卽事云。翠添鄰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葉適。